通志堂經解

D仁12
1421
277

12
門
卷

左氏傳說卷第九

東萊呂祖謙伯恭

襄公

崔杼廢成立明二十十年

慶封好田耆酒二十八年

陳無宇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同上

崔杼廢成立明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慶封使盧蒲嫳帥甲攻崔氏殺成與彊盡俘其家而杼遂縊死大抵小人以勢利相合一旦勢均力敵必相屠戮而後已初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弑崔慶同爲此逆謀杼弑君之後收一

國之權其凶威虐焰太史書而死者三人舉齊國無一人敢當之者孰得而滅之及其死也乃以家禍而死因其處家無法廢嫡立庶遂致禍由內作故不旋踵而滅亡如安慶緒之弒安祿山史朝義之弒史思明皆如此自古之姦雄其威焰可畏無有能禦之者其終未有不死於內亂安祿山陷京師迫天子其聲勢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張睢陽顏平原之徒盡忠於國何曾損得祿山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安慶緒殺之史思明僭叛飛揚奄據河北其聲勢再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郭汾陽李臨淮之徒盡忠爲國何曾損得思明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史朝義殺之

姦雄之人看他凶強誰損得他而其終也其禍卻自內始譬如百圍之木外面誰能搖撼得他動及其作未有不自內蠹崔氏既弒莊公以慶封爲左相至慶封謀於盧蒲嫳嫳曰崔氏既滅慶封自謂無事好田耆酒與慶舍政未幾而有盧蒲癸王何之變夫崔杼弒君未幾而慶封俘其室慶封戕崔氏未幾而盧癸破其家夫崔慶相繼當國一時威虐可畏外人不可得而滅其禍皆發於內也然崔慶之亂也式須看慶封其初甚精密及既滅崔杼之後君臣泰然自謂可以專齊國之柄盧蒲嫳慶封之所與謀者也子牙子尾之事嫳自謂譬

之禽獸吾寢處其皮君臣都恁地驕解了此其所以
終於亡且當時滅慶氏之人皆爭分財貨玉帛惟陳
無宇之志皆不在貨財但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
莊是其篤齊之大志已萌於此學者觀此當知沛公
入關珍貨無所取國女無所幸而范增所以憂看此
一段雖可以爲齊喜亦可以爲齊憂慶氏既平而得
目前之安是可喜也禍亂既平之後陳恒弑君之胎
實萌於此豈不深可憂乎學者當看于此

吳季札來聘觀樂二十九年

季札來聘魯請觀周樂魯使樂工爲之歌諸國之風
及歷代之詩如小大雅頌之類札隨所觀次第品評

之有論其聲者有論其義者如所謂美哉淵乎美哉
泱泱乎美哉渢渢乎廣哉熙熙乎之類此皆是論其
聲也如所謂憂而不困思而不懼樂而不淫大而婉
險而易行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曲而有直體之類此
皆是論其義也以此知古人之詩聲與義合相發而
不可偏廢至於後世義雖存而聲則亡矣大抵詩人
之作詩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固其義也至聲依永律
和聲則所爲詩之義又賴五音六律之聲以發揚之
然後鼓舞動盪使人有興起之意如清廟之瑟朱絃
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至今清廟之詩其
義雖存而一唱三歎之音何在然音雖存而義

亦可涵泳其音節使有所興起也所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五音六律今之世固不可求須想像所謂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庶幾聲義交相發然魯公之所歌乃未刪之詩而今之詩已孔子刪定故魯爲季札歌諸國之風置豳於秦魏之前然札隨所歌品評又有可議者如歌小雅之詩則曰周德之衰乎至後世文中子則曰孰謂季札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小雅之一詩季札以爲周之衰而文中子以爲周之盛蓋是中子錯看了當時魯史樂工爲季札歌諸國之詩欲觀歷代之樂一時之間每國不過歌一兩篇而已若使其於風雅頌一一徧歌則雖窮年

聚觀益稷之篇所載其和可以想而知之故韶最爲
盡善美雖善而雲門亦不能出此札一聞之有感於
中其曰不敢請已者非謂聽樂欲止於此言其樂無
加於此也正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意
相類能知此意則知札觀樂之意此殆未易以言語
訓詁求也

吳季札聘列國觀人材 二十九年

當是時季札歷聘諸國過魯則說叔孫穆子過齊則
說晏平仲過鄭則說子產過衛則說蘧伯玉史狗史
鰌公子荊公叔發之徒過晉則說叔向夫吳僻陋在
夷而未嘗通於中國今一旦札自吳出見諸國賢者便

便盡如故若素相知以是知賢者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初不可以遠近論也如一見穆子便說子其不得
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一見晏子便說納政與邑以
免欒高之難纔見一人便說許多話如平生心腹之
友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故如此又看過戚聞鍾聲
一段札在戚聞鍾聲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
君又在殯而可以爲樂留數語在文子胷中而能使
文子感之終身不聽琴瑟夫文子逐衛獻公而以邑
叛附晉是衛之賊臣小人之尤者今一旦聞札之言
遂至終身感悟不聽樂其變化轉移之速使當時未

逐君之前文子獲與札處朝夕聞札之言未必不改移遷轉歸之於善以是知有國家者不患有小人而患無君子蓋有君子則小人已爲他移奪變化衞之蘧伯玉夫子亦嘗稱之以君子就當時言之伯玉地位已高亦未易及然把伯玉比季札只看這一事知文子逐君之時伯玉不能止之不過從近關出而已何伯玉不能化文子於久處之餘而札能悟之於一言之頃以是知伯玉之地位固已高而札之地位又高於伯玉也伯玉不能已文子於未逐君之時而季札數語能使終身不聽琴瑟則伯玉與季札已爭數等如不有季札則伯玉地位已儘高看札方知地步向多在學者當如此看

鄭子產如陳涖盟而知陳亡 三十年

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能無亡乎這見子產之觀國與他人不同常人如拙醫之觀形子產之觀國如良醫之視脉自常人觀陳國之形其聚禾粟則富矣繕城郭則強矣子產獨於陳國富強之中而察一國之脉知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敖政多門雖有富強之形而不足恃矣

鄭子皮授子產政 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爲政始終左右調護人皆歸
功於子皮非子皮子產不能自立信然考子皮實迹
愈見其難及子皮四世之望臨政當子皮而乃退然
以遜子產子產之立於鄭非子皮不能者三初伯有
之亂子產不助子駟攻伯有子駟欲攻子產子皮兩
止之及伯有既死其亂既平次第當子皮爲政子皮
又授之子產子產辭以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皮曰
虎帥以聽執敢犯子子以子皮鄭國之望帥其人以聽
子產其誰不從及豐卷將田獵以祭弗許子產子張
徵役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又止之而逐豐卷生
子產於既死還子產於巳奔向使伯有之亂子產無

子皮則子產不能自保其身中間無子皮則子產不
得爲政後來豐卷之亂子產無子皮則子產亦不得
安於鄭是子產爲政始終皆子皮之力固是如此然
子產所以見知於子皮子皮所以終始愛護子產又
有可論觀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
皮又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又曰猶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其傷實多子皮一聞子產此言曰善哉虎不敢
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
人也微子吾不知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
聽子而行其至誠懇切如此前面許多事迹却不似
這一段至誠懇切開心見意惜乎其不登聖人之門

使其得登聖人之門殆未可量子皮固是虛心如此又須看子產與子皮道同氣合略無一毫居功收能處方且忠告善道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產之謙抑一至於此此所以感動子皮致他終始愛護他看子皮所言便見得子皮用子產看子產所對便見得子產所以用於子皮者精神骨髓都在此前面事迹亦都在此然子產內政又有可論處觀其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及豐卷既奔以他罪論來自當終身不復入鄭可也子產爲之其規模甚有次序其先皆是去委曲相就蓋當時有強家大族以亂治如子產賂伯石人問其故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如伯石三辭卿子產既惡之復處之高位如既逐豐卷三年而復反其田里以定反側之情與勸焚載書皆是一意當時都是委曲相逐却要就這上看紀綱自外觀之似若懦弱委靡如怕強家大族之模稜殊不知鄭國族大多寵子產怕他來壞了我紀綱故外面特先恁地調護他了然後紀綱可立至其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等事立經陳紀大人之忠儉者與之秦侈者斃之然後出賞罰示勸懲其規模截然有不可犯者此兩事須當合看子產之爲政特外面如此示弱他國中紀綱未嘗不立也然此只是論子產好處然子產亦有不是處觀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毀鄉校子產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這幾句雖三代之名臣所言亦不過如此則子產地位不是不高其後欲鑄刑書叔向勸之堅執不從看這一處與向時所言大段各別此是何故蓋子產才地雖高不得聖人爲之依歸此子產所以止於子產不能無所失以子產之賢尚如此此學者不可不勉

昭公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　元年

鄭子產之爲政當時強家大族蟠根錯節勢若難制然子產卒能削制強族使政歸君上者蓋子產爲之自有次序就當時巨族中觀之其跋扈難制無如子晳伯有然子晳之黨盛伯有之族孤子晳之勢強伯有之勢弱前此數年鄭國之所以不盛者以此二人爲之害也及子晳既殺伯有子晳之勢愈強後來其惡浸長至於欲殺子南而取其妻此一段事以常法斷之子南之聘在前子晳之聘在後自合直子南而曲子晳矣然今乃執子南而放之於子晳則置而不問子產蓋以子晳之族尚強未可遽加以罪故委曲斟酌調護駕其罪於子南也使子產便殺子晳則其勢之亟未必不再有伯有之亂矣然子產之放子南

其理亦不至於全曲他當時蓋立得名字好了何故布幣之事子晳直鈞然子晳是上大夫子南是嬖大夫以卑犯尊以賤陵貴事出倒置故子產特立此名自以歸罪於子南若名字不正則放一子南雖可以委曲調護強家大族然鄭國之紀綱未必不由此壞之此子產非遽然放子南必咨之大叔蓋大叔事子南族最賢者咨其族而後放之所以使其族體察子產不得已之意若不咨而遽然放之未必不反致怨於游氏也此皆權輕重識事機如此非有淵深之識欲做此等事不能到也及其後罪盈惡貫親戚叛之子產乃乘其機而討之至於數其犯罪五與之相抗略無少怨何前日治之如此之緩今日治之如此其急也蓋前日子晳之黨尚盛治之若急適所以至於召亂今日子晳之黨已離故急乘此機而去之不敢緩此一段學者最要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　元年

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論晉侯疾證之外而及良臣將死趙孟問誰當良臣對曰主之謂矣此一段見得先王之典禮銷磨未盡雖工之技微亦獲知之其後言國之大臣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

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社稷大抵國之大臣在乎養其君德保其君體三代之時為大臣者皆能如此故其典禮之遺雖工技亦知之至漢唐則無知者如霍光固可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其後昭帝以天終則光所以養其德保其體者可知唐李德裕外誅藩鎮之強梁者

武宗終惑神仙則是德裕無以養其德保其體盡此道者莫如周公佐成王所以養其德保其體公專以身任此事故無逸之作教之以先王之壽天戒之以無逸豫遂使成王終其天命而臨崩之際死生矻然不亂後之為大臣必如周公而後可漢唐之間雖有霍光德裕之相昭

帝武宗猶不知保養之意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二年

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此一段可見當時君弱臣強之漸春秋時諸侯即位則告政於鄰國為其繼先君之政之初乃行諸侯朝聘之禮及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周禮盡在魯矣此數句最要看觀易象魯春秋與周禮初無干預須看得宣子善觀書處如春秋周禮自易看若易與周禮大不相干此最難看蓋左氏所書合於禮者褒之不合於禮者貶之

此與周禮相去猶近然左氏所釋乃魯之舊史未經
夫子之筆削者宣子但見夫子未筆削之春秋不見
夫子已筆削之後抑揚高下無非妙用所在此非宣子所能見易象之初禾有爻辭
至文王周公始爲之大抵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吉凶
軍賓嘉皆寓於其中故易之三百八十四爻所以該
在是禮周公作周禮之書所以具其條目是以周公
既作易之後又作周禮實相表裏如此知周禮之所
以盡在魯也宣子固不能知此必其得於老師宿儒
之傳故能言之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曰甚矣

晉有少姜之喪故鄭游吉如晉送葬梁丙張趯一見
游吉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其意蓋謂晉乃一嬖
妾之喪正不必遠覲大矣則亦自悼晉國之喪故子
太叔言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
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是以昭禮命
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
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
室今茲吾又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又善其言乃曰
然自今子無事矣其意謂自後晉國之喪大矣夫亦

且不來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乃盛滿之時必有傾覆之患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蓋譏其交結未深便自不隱宗國之衰此固如此至齊侯欲繼室於晉而使晏嬰來請觀晏嬰之言亦不隱宗國之衰叔向之告晏嬰亦不自隱宗國之衰觀此二段其意似覺相似而張趯見譏於子太叔而晏嬰叔向略無一言相譏何故蓋叔向晏嬰是一等之賢人屏藩籬破崖岸如石投水不知所問愛民憂國之心惻然有動於中雖各言其宗國之衰不以爲譏也至於張趯不度其交之淺深一見太叔之賢便欲強親附之至言宗國之衰略無

所隱匿便說通心腹話張趯只是佞諛之人耳宜其不免於子太叔之譏也此固如此考之後一段尤可見其強附處其後鄭子皮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弊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張趯於太叔既去之後猶有強附之心故太叔告之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至此太叔之言非特譏之又且覺得有憎厭之意大抵學者見一賢者如道同氣合之時我能破藩籬與之言雖彼有崖岸此固不足論如道不相似而彼不親我而我強附之是交淺言深未嘗不見憎厭於人觀張趯之事苟

非其人則當察言觀色不可強去附人觀叔向晏子之事於道同氣合之人則當剖破藩籬不可有所間隔

左氏傳說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

楚靈王使椒舉求諸侯於晉當時晉平公怠惰溺於宴安無諸侯之志其臣亦無奮然有志爲宏遠規模楚靈王初欲求諸侯問於子產子產固已料之於先矣言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則楚強晉弱宜晉之必從楚也然初間靈王使椒舉之來晉侯欲不許司馬侯曰不可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吾猶將事之晉侯又未肯乃言晉有三不

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必待司馬侯反覆調護然後許之何晉侯初間未肯許它必待至於再至於三而後許也當時楚方強晉方弱晉自是不能與楚爭何故初間尚欲不許蓋天下之事人不自量者最多使人而皆知自量則弱自安於弱如此則諸侯何戰奪之有正緣衰世之君不知自量故內有削弱之實而外欲避削弱之名不肯屈意下心以為人役尚欲爭虛氣晉君之病正在此向使平公不得司馬侯委曲調護亦未必從晉既不能主諸侯諸侯勢必從楚則以楚之威焰未必自會諸侯矣當是時晉傷威損重多矣而賴一司馬侯調護許楚之請令諸侯之從楚必竟是因晉侯許之後從之則傷威損重猶未至於極也然司馬侯當時地位不在六卿之列所以其力止如此但就事上面能使晉侯不至於傷威損重若在六卿之列須能輔晉侯忍強楚侵陵之恥掃雪舊迅治楚之罪可也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 四年

當時靈王既殺其君却要得諸侯為申之會當時諸夏之君莫不咸在楚子見得如此盛其心已滿所以欲示諸侯俊然自滿子產已知其不過十年學者到這裏最要識得他器量淺深之別處大抵人之分量滿溢又各自有先後如齊桓公圖霸業以前三十年

都不曾滿到得蔡丘之會方滿晉悼公圖霸業以前七八年都不曾滿到得蕭魚之會方滿然未有如楚靈王纔得諸侯便滿以此見人之分量不同方蔡丘未會之前三十年間固嘗有安王室之功有服強楚之功有會諸侯之功初不見其自滿也方蕭魚未會之前七八年間固嘗合諸侯和戎狄亦未嘗自滿齊桓公必至三十年之久方始自滿桓公到此分量去不得故滿唯其滿得遲所以為五霸之盛其不能不滿是以止於五霸悼公和戎以正諸華三駕而楚不能與爭都未嘗滿到蕭魚之會分量亦去不得故滿以桓公三十年校悼公之七八年其滿溢之遲速分

量之淺深霸業之久近已大段不同至於楚靈王則大異其所以不悠久終為天下笑今楚靈王方一會諸侯便侈然自滿度量之淺深不言可知晉悼公之分量遠不及齊桓公楚靈之分量又遠不如晉悼公之甚也雖然自楚靈王志意未滿之前有識之君子已自逆料他必至於此何故初間他一出來做事所為無不如意東西南北無不服從一求諸侯於晉晉便許一伐吳吳便克一伐賴賴便滅一伐朱方朱方便克承篡弒之餘而以無道行之自以謂天下事皆可等閑做反所以速其禍敗使當時晉尚強尚有齟齬於其間楚之禍敗亦未必如此之速奈何晉日以

柔懦不能與楚爭楚王之心到此故侈然志盈而意滿唯其滿得速所以禍敗也亦速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是改三代井田之法如魯作丘甲一般子寬告之子產拒子寬之言甚峻推原子產為政此一段事蓋自有說鄭小國也中立乎晉楚強國之間前後數年從晉不從楚從楚則不從晉不過但供一邊貢賦而已則小國尚可支持到楚靈王方無道晉平公衰弱又不能與之校鄭以蕞爾之小國事兩霸主朝廷貢賦與平時所貢之物已添了一倍所以子產不得已作丘賦當時其他諸侯亦莫不

供兩霸主貢賦何故其他諸侯皆能供而不至作丘賦何獨鄭不能供而作丘賦須是推原子產所以作丘賦之意蓋子產為政常欲使鄭國整齊有餘不使到闕乏地位所以不恤人之謗已而作之大率子產為人必欲要就窄狹中却示其寬裕衰弱中却示其強大子產之規模多是如此是以有得力處有不得力處其他諸國則是到闕乏時逐旋為之子產不肯教國中有困乏之患於是寧甘心受謗而不顧所以多取於民其弊至於如此故子寬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大抵士君子要識微慮遠有高見遠識而能推原存

亡之所以然方謂之通達國體若不能如此只隨事
上看必學有所未至也子寬見子產不從遂知國氏
先亡又知蔡及曹滕無禮而先亡又知鄭無法而先
衛亡可謂能推原得數百年存亡興衰之迹者其識
甚遠其見甚明惜乎子產不能聽也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 五年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者女叔齊謂魯
侯焉知禮夫自郊勞至贈賄皆無違何故謂之不知
禮觀女叔齊之言謂是儀也非禮也禮與儀本非二
事凡周旋上下俯仰揖遜之際無非至理之所在到
得後世析而觀之儀自儀禮自禮至有以儀爲非禮
女叔齊不特辨魯侯儀禮之分乃所以深警晉平公
不知禮之本平公之時六卿方強何異魯三家有女
叔齊叔向不能用何異有子家羈不能用是魯晉當
時皆不知禮之本矣方從事虛文而不能於實事止
理會此女叔齊所以深警動他蓋周之衰大抵皆徇
末忘本從事於末而不知本實寓於此也故林放問
禮之本夫子曰大哉問是當時皆不知其本惟林放
獨知而能問然夫子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
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當時皆從事於鐘鼓玉帛之末
而不知鐘鼓玉帛者固有本末存焉今須看得禮樂
固不在於玉帛鐘鼓而亦不在於玉帛鐘鼓之外使

聖人有作雖不徒徇乎末而所以為本者又豈在於鐘鼓玉帛之外哉學者不可緣女叔齊之言遂分儀與禮為兩事使昭公果知郊勞贈賄之為禮而能立禮之本則三家決不至於盛而魯亦未至遽弱也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 六年

子產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又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子產不從大抵古者象以典刑示五刑之大法而已其條目輕重淺深生殺一切付之以人未嘗立為定法民之有罪者隨其事而權其輕重故不得乘吾隙以投其姦後世立法纖悉曲折盡著於此便起人爭心姦人得以執其法以取必於上所以叔向言民知爭端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蓋三代之治略示大綱才略示大綱刑便無定所以人心常警動敬戒而不敢犯當子產未鑄刑書民但知有五刑而不知有五刑條目故民猶有敬戒之心及刑書既鑄民皆可以便己自營執上之法而取必於上開人僥心堯舜立法之意都失了蓋子產只要目前整齊不為後計正緣他規模如此但要無一法之可議一事之可指而不知流弊於後世亦是不曾講學之過然以作田賦渾罕諫之曰作法於涼刑書二者觀之方其作田賦渾罕諫之曰作法於涼

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則不可以無法其鑄刑書也叔向諫之則以爲不爲刑辟大抵賦之與刑二者之用正相反賦不可使之無定刑不可使之有定蓋賦自有中制不可多取一分多則大桀小桀不可少一分少則大貉小貉豈可不定若刑則不可有定蓋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臨事制刑人當謹戒及纖悉既著爲法則小人執法爲姦子產於二事正相反賦不可不守法却變法刑不可定法却作刑書以此知天下事治亂相去正如弈棊當去東處着却去西處着了當去西處着却去東處着了以東爲西以西爲東則勝負可知當時子產能以作田賦之心用之於鑄刑書必不使之有定法以鑄刑書之心作田賦必不使之無定法

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不詔 八年

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襄二十六年

楚靈王在當時最號強暴無道然當時得以威行於中國雖終於滅亡然飛揚強大尚至於十四年蓋靈王雖是無道其間亦有一二件好處且如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詔當靈王爲王子時與穿封戌爭囚鄭皇頡戍操戈欲逐王子圍是仇讎之人今既即位不惟不報其讎既滅陳又封之爲陳公如此等事正如齊桓公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晉文公

忘斬祛之讎而用寺人披異世一揆此皆與桓文暗
合處若是他全是無道時雖凶威惡焰足以憑陵諸
侯如何過得十四年惟其間有一二件與賢君暗合
處故當時雖以無道行之猶可支持十餘年大抵天
下之道最不可須臾離如穿封戌事故可取至於申
無宇執人於王宮在靈王之虐宜若必誅而無赦今
乃寬假慰遣之蓋十事中有一二事暗合所以過得
十四年故當時雖以凶威虐焰加於天下而不至於
亡者由此故也若專凶焰暴虐以無道行之只如州
吁數月便亡大抵暴不可恃若專以無道必不能久
歷考篡弑之人粗能支持皆出於此後世之君却謂

天道難知而不知天道本不難知也

左氏傳說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一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昭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 九年

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公愧悔之心隱然而生本欲廢知氏緣此遂止看此一事猶見得三代工執藝事以諫氣象大抵三代以前諫官無定職各隨事以諫膳宰乃飲食之官其職甚賤到得晉平公時尚能一舉爵轉移平公之心蓋風聲氣習相傳未泯後世工執藝事以諫之風稍

衰諫有定官言路始狹不似三代之時人人皆可以
諫也當晉平公之時晉雖號為衰世其朝非無君子
所謂叔向司馬叔侯如膳宰屠蒯皆有深慮遠識以
是只衰世　無賢人然而晉卒以衰者雖有賢人
只緣安頓不定晉之時居六卿之位者皆委靡自私
之人雖叔向女齊之徒不過沉下僚雖有區區之心
無所自盡間或因職事規正得一二事大體不正故
終難着手以此知亂世未嘗無君子只是安頓不定
然君子在下僚雖不能回國家之大勢然隨小隨大
亦可以裨助國家古之賢者所以自隱於抱關擊柝
之間豈獨全身遠害而已彼亦知其欲因事規正人

君過失也如屠蒯之舉爵則諫可見矣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自春秋以來論霸業到得晉平公之世最衰以其侈
泰懦弱失諸侯文公霸業自襄公以來最衰莫如平
公最可罪亦莫如平公自五霸初起齊桓本是尊王
其後晉文公河陽之狩雖有以臣召君之罪然尚有
依傍王室之名自襄公以來雖不及文公之盛尊王
室之意漸衰然未有如平公憑陵王室觀周甘人與
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前此只是
不能尊王室尚自未敢伐雖如鄭伯射王中肩却是

王先伐鄭鄭伯不得已而禦之使中國諸侯敢伐天子平公實啓其端故王使詹桓伯責晉以為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猶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其辭甚峻周之東遷緊諸侯是賴言語不曾如此峻故其告命之辭無非撫摩獎勸而已到此言語却如此非周之強能然亦是晉無禮之甚深犯周王之怒當時賴有叔向調護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之事非一蓋當時五霸之衰君臣之分不明不知尊卑只問強弱不知邪正只計利害猶賴當時有叔向尚知尊周之義調護韓宣子使不為已甚固則可嘉然叔向之言復謂王辭直子其圖之其言似是移於習俗而不自知蓋天子諸侯本非校曲直之地到此亦不知有天子之尊如平公宣子不知尊周固不足道賢如叔向亦以為等盡而校曲直以是知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免

諸大夫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十年

晉平公之喪諸侯遣諸大夫送葬鄭子皮欲以見新君之禮行子產止之以鄭之小所費不貲必將盡用則鄭必困子皮固請以行及既葬諸侯大夫皆欲見新君惟叔孫昭子以為非禮叔向果辭之諸大夫皆

無辭以退子皮遂盡用其幣而還一如子產所料子皮歸乃自歎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又言我實縱欲而不自克觀子皮數語能深自克責如此因觀此一段見得天下事聽言甚難以子皮傾心聽子產言無不行初間授之以政既以國事歸之後來諫尹何爲邑又曰雖吾家聽子而行國事家事既一委心聽之到用幣一事却信子產不過到得果然有害而無益方悔其初之不聽子皮自言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是的當言語凡人舉事或得人勸之豈謾然不知正緣私慾不能自克故爾觀子皮言雖此一時之語想後來自克之愈深以其言

有力也蓋當初聽子產之言豈不欲從又恐僥倖可以見新君看得不眞二者交戰於胷中故終歸一邊去惟兩者交戰不能自決此自克工夫所以不能用也故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子皮可謂能自訟矣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殺之 十一年

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而遂縣之 同上

楚靈王以強暴兇虐之力吞滅諸侯固非一國至滅陳滅蔡是失人心最深處他當時要滅陳奉孫吳要整頓社稷及其聽命遂滅之本以定國誘之而終之以滅國此固是逆人心之大處到得滅蔡又以甘言

重幣誘之到得蔡侯既至遂饗靈侯於申醉而執殺之又刑其士七十人乘其虛而滅其國此兩事最是逆人心之甚者唯其如此故後來靈王所以不得其終其初靈王威行於諸侯固自滅蔡始而靈王喪身亦起於滅二國正緣棄疾在陳與蔡合謀遂弒靈王於乾谿觀靈王之所以死不在其他而在陳蔡正緣滅陳蔡失人心太甚故禍端起於人怨之最深處以此見天理不可誣且如秦滅六國皆以兵伐而取之雖無道行之猶自干戈相持勝負已分唯楚最無罪獨以重幣誘懷王而殺之其後天下亡秦禍端亦起於楚之遺民蓋其滅楚亦是逆人心之大處當時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以此見人心之怨之深者不可支也楚靈王秦始皇之亡其揆一也

楚子爲令尹殺大司馬薳掩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 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十二年

楚靈王之亡自爲令尹之後以至於弒於乾谿之前無一日不得其志所以志得意滿終於喪其身譬如人平時或有疾病一警動之故其起居飲食調護未必不保其生若平時無疾恃此恣縱一旦有疾反至於不可救藥靈王所以死正緣平日略無齟齬所以直至衆叛親離不可救處靈王之亡正緣楚最強盛

之時晉室既弱諸侯皆在下風邊楚之國如陳如蔡皆已相繼吞滅當時天下大勢盡歸於楚唯其如志所以侈心無厭亦速其亡左氏敘楚靈王所以致叛亂之由如所謂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使為郊尹等數事其所以致人怨非一端然君子看靈王所以亡固是如此然亦不專在此只緣許多仇怨之人皆置在腹心之地此所以亡然看靈王敢置此等人於腹心之地正緣他輕視一世以為天下之人皆無能為所以如此當其未亡之際見得甲兵之衆土地之廣四方諸侯莫不拱服自視不勝其強及至衆叛親離彷徨無措子然一身周章

山林之間到此許多意氣都不見了以此知靈王不曾見得眞強弱前日所以橫行四海臣服諸侯卜視一世而不知其所謂強者當時盡是外面虛氣湊合得成一箇強亦非眞強到此衆叛親離師潰之際都無預於一箇身已處外面虛氣都解散了只子然一獨夫而已靈王非特外面之強是假虛氣雖一身之強亦是假虛氣觀其卜龜有小天下之言則以一身之外無加於我及乾谿之潰到此都無策如右尹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則曰衆怒不可犯欲乞師諸侯王則曰皆叛矣以此知前日外面湊合得成都不干楚靈王事正緣他只看得外面甲兵之強土地之廣

養得許多虛氣此亦爲無道人君之戒當時靈王之所以亡固是衆怨交作正緣公子棄疾觀從擣其虛而入其國蓋乾谿之師父母妻子皆在內惟其據根本之地士卒各顧其家蓋靈王所以亡也觀此亦是用兵之法且以孫權取關羽當時其勢甚不可禦却得呂蒙陸遜乘虛先入荆州是以關羽之師皆潰當時楚雖無道其權謀威力尚赫然若非先據根本之地如何便滅得他楚人所以滅得靈王蓋以先據根本之地故也

左氏傳說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昭公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十三年

平丘之會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何敵之有 同上

晉自平公以後所謂霸業僅存而已到得昭公時諸侯皆有二心在晉無策不過掃境內之衆以治兵於邾南欲以服吳甲車至於四千乘夫晉霸業之最盛者莫過於文公文公之戰最大者莫過於城濮城濮之戰不過七百乘當時能服強楚遂霸諸侯至於後

來相繼或盛或衰亦未嘗有四千乘全出時節窜之戰雖卻克再三請益兵不過至於八百乘及楚靈王欲執韓宣子與叔向而讓啓強見之亦不過曰晉常轂九百是晉當時出兵大率不過千餘乘何故當此削弱之時兵乃如是之多蓋當其盛時兵常在國雖有四五千乘所出不過千餘乘故力常有餘而能坐制諸侯到此霸業既衰求以自振於是焚林涸澤掃國內之衆而出欲以威靈氣焰驚警諸國初不慮其後之不繼也然而主此謀者叔向也叔向晉之賢大夫豈不知前出兵規模如此叔向之心見國勢衰弱如此亦欲庶幾一時之強而已自古論王霸皆曰王

以德霸以力德與力是王霸所由分處然而霸亦嘗假德而行亦未嘗專恃力而能霸者如晉文公之霸所謂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皆是依傍德而行惟文公以德輔力故能一戰而霸到得平公以後全無德全恃力不知霸雖是力亦必假德方能立以此知維持天下者其可斯須去德邪昭公不合全倚靠着力此所以雖有四千乘而不能以一振也以此見兵初不在衆晉當時所以盡出兵革乃叔向之謀叔向晉之望也豈不知文公舊規模豈不知掃境出來後無以繼所以如此蓋出不得已當時晉君侈六卿強公室又卑紀綱文章皆不

振雖叔向亦不能救免強圖須臾之安所以爲此舉看此事皆非叔向之本心觀平丘之會別無人奮臂攘袂主盟其事其謀大抵多出於叔向強如此主張先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到得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又奉命告於齊齊遷延不從叔向又舉先王朝聘會盟之禮數十語責之之後方得齊人懼而聽命叔向見得諸侯解弛一會之間凡兩治兵到得於治邾莒之憩又是叔向責魯時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憩以絶兄弟之國叔向又奮然言之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考此一會本末見得晉衰弱皆無人維持全是叔向強主張振厲奮發如此然叔向豈得已哉亦圖於衰弱之中少振起之故不得已如此自形迹上看叔向但見得他發揚蹈厲見事風生風采凜然可畏然未嘗知叔向強強恨愧不得已之氣象皆在言意之外此段事只看他震動諸侯非眞知叔向者讀書須見得叔向外爲壯語其内心如何

叔弓圍費十三年

南蒯將叛十四年

魯昭公當時不能堪季氏之強暴陵弱公室不勝一朝之忿舉兵伐季氏至於失其國身死於外自當時觀之不過言魯失民數世一旦輕舉妄動以喪社稷

固昭公之可罪然當時便俛首聽命於強族亦豈是
承周公伯禽付托之意但季氏雖強然考當時事勢
亦自有可乘之機昭公智不足以知此費季氏腹心
之地季氏不能自固根本南蒯以費叛腹心內潰季
氏討之三四年不服間隙孰過於此昭公若乘此機
會正一國之紀綱收公室之權當時又有子家羈清
忠遠識與之圖回舉兵以伐之季氏必敗大抵投機
之會固有間不容髮者今也季氏討費數年之久亦
一大機會也而昭公不能知當可爲之時不爲及季
氏既服費大強之後始謀討季氏亦已晚矣此其所
以反爲季氏所陵而身死于外也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九月楚子殺
鬬成然 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而求無厭故楚子殺子旗當
時平王所以立子旗實與其謀到得平王即位之後
以子旗爲令尹尊寵在羣臣之上報之亦云足矣然
子旗之心責報無已所以至殺其身大凡有德於人
人已報方且誅求無厭卒至以德爲怨觀富辰之言
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兩言天下之至言也當時
有德於人人報我之心已倦然施德之人尚無厭卒
至以恩易怨至於不得其終所以後漢崔子玉座右
銘之語有曰施人謹勿念受施謹勿忘亦是富辰始

終兩語然於此又當求其病根何故施恩之人常詐求無已受恩之人常厭倦此須思病根所在正緣不知反已只去人上看了有德之人但只以當時我曾有德於人只去詐求不知權衡輕重都不思量我當初有多少德在他處他如何報我了報者但說我已報他了又如此詐求不已兩者都不去反已只去自私心上看了然則報者自當無倦施者自當知足故以德易怨嘗出於不知此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 十五年

楚靈王之後平王立楚國稍整頓規模方略眞枕再傳至昭王終有吳入郢之禍幾亡楚國其病源皆起於費無極之亂楚國其病根則又在於譖朝吳上當時朝吳有功於楚楚與平王是同體人費無極欲害其寵用間諜使蔡逐朝吳夫朝吳有佐命之功未有顯惡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王之怒當矣使平王於此時便能正無極之罪必無後害惟平王卻被他讒佞辨給巧言移奪了反以無極爲忠無極以此一事試得平王之意自此全無忌憚其後遂至譖逐太子建殺伍奢及昭王立又譖殺左右賢人不已終至於神怒民怨此其所以幾危楚之社稷只緣當時被他移換了大抵姦臣欲肆其謀第一次必先以一事試其君君若不受其

欺即正其罪彼亦有所懼憚便自俯首帖耳不敢繼
來若被他試過能移奪了便無忌憚矣無極之請一
則是欲害朝吳之寵一則欲試平王之昏與明使平
王不改初心之怒必無他日之禍以此讒口移人最
難自覺佞人須是屏絕之不使一時在左右纔近他
雖自能執持終必爲他移奪而不自知此孔子所以
有言曰遠佞人此古今之所深戒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十七年

晉荀吳使師僑羅者負甲襲鼓滅之 十二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始者鼓人或請以城叛荀

吳不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
何好圍鼓三月或請降荀吳見其民曰猶有食色姑
修而城當時君吏以獲城而弗取勤民頓兵爲諫穆
子曰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及鼓人告食竭力盡
而後取之若獨以此論之雖三代之用師亦不過此
然考其本末乃知伐鼓之役蓋是荀吳姑假此以立
信義之名始者做得太過後來所以不能繼當其鼓
人以城叛固未可受到得圍之三月之久至於他自
請降則受之可也然必待他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
此見得他分明是欲以此一事成信義之名惟其如
此做得過當此其後之所以不繼也到得數年之後

欲伐陸渾之戎亦是荀吳爲主帥到得　先張虛
聲要祭維與三塗使陸渾弗爲備乃用牲于維爲祭
狀之掩其不備襲而滅之同一荀吳何故數年前滅
鼓守信義如此其賢而伐陸渾之時詐謀如此其甚
只是一箇荀吳而信與詐前後相反如此蓋當時圍
鼓鼓外援既絶已在荀吳掌握中雖少緩之數月彼
自不能逃故於此時示信義以假其名也若陸渾則
二於晉又有強楚以爲之助雖欲示信義以假其名
亦不得所以不得不用詐謀以勝之也以此知荀吳
於無利害處常是信義於有害處常用詐謀惟其信
義不出於誠所以不能服人考後來之事則可見觀

十數年後鼓人又叛晉附鮮虞當時取鼓三次方受
其信義如此論來人當心悅誠服何故不十數年而
叛以信義不出於誠蓋天下之不可掩者識也方荀
吳伐鼓時鼓人已在掌握中吳故於此無利害處示
信義此心之發鼓人已窺見其機矣所以召其後之
不服遂致再叛而歸于戎狄使吳當時果能三擒三
縱皆出於誠則鼓人雖數十世亦不叛可也以此知
矯情飾詐不如誠之可以服人明矣到得第二次伐
鼓使僞羅者負甲襲而取之前此信義都不見了何
故蓋前此許多信義到此亦自知使不得了故不免
用詐以此知矯情飾詐之人既如此不可久他後來

亦不自信他當時閑暇示信義鼓人既窺見之及後來使不得不自咎此心不純方且謂誠不足以動人信義不可以服衆居春秋之世不如詐謀奇計之可以立國遂一向立詐故伐鼓所以如此警如世之人誠心素不足以服人假一日之誠信求以服人而人不我服遂斷然謂不如詐此天下必無之理且以唐德宗觀之平昔猜忌無所不至特閒有一兩件假誠信如行及奉天之禍方且自以為推誠之過德宗平生是猜疑忌刻之人猜疑忌刻已信於人偶然一兩事人不信他不能自咎終身之猜疑忌刻反責片時之誠乃為信義用不得一日之誠豈足以勝其千日之猜忌學者須思一杯之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之意反言我已為信義事人猶不信我今里巷人多言好事做不得正為此爾須能自此充養不可暫時善善而不孚於人緣此遂止為善之心此與荀吳所謂示信義之意同矣

左氏傳說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昭公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嘉殺之同上

晉到得昭公以後諸侯各自為政不復稟霸王之命所以齊楚交兵於中國到得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具言諸侯無霸之害魯莊公以前是時霸者未興自昭公以後霸權已失當霸者未興之前若魯衛宋鄭更相侵伐無所顧忌自齊桓一霸晉文繼興方有所統屬百餘年間敗王法滅小

張達

國雖日侵天子之權摟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然一時維持中夏使諸侯有所畏懼遵守王度亦不爲無助及霸權既失之後晉平公昭公即位天下無霸齊之伐徐楚之取蠻肆行無憚甚至於吳越入中國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當時諸侯大夫慨然反思有霸之時自此後夷夏無辨胡越蠻兵交中夏陵夷至於戰國之際終至強弱相吞成周所封千七百國所存僅七八皆爲強大諸侯之所有若論敗王法滅小國摟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迨夫先王之政掃地無餘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到此之時反觀霸者維持之功雖一時上僭王法

外止霸者一國而已天下諸侯不敢自肆不至如戰國之甚霸者之功不可厚誣故夫子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分明是如此當時管仲雖有此功非夫子不能知也自後世觀之以爲戎狄自強弱如此後來如五胡亂華懷愍至於中國天子反爲狄驅之青衣行酒使當時有管仲決不至此以此知孔子之稱美管仲是灼知管仲之功如此也

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子產弗與十六年三請之子產終弗與後世之論皆謂子產能自立不爲強大威武之所屈以鄭一區區之小國介於晉楚

之間能自立者固如此然亦未知子產之深意所在
當是時昭公失政六卿皆貪冒而強所謂宣子在晉
則謂之賢大夫在習俗中其貪利亦未能免子產所
以固拒宣子蓋有深意何故晉既失政六卿又皆貪
次第各求所欲於諸侯六卿既皆有所求於諸侯以
鄭國之小豈足以一一供之使子產一從宣子之請
則趙氏中行氏必相繼而至六卿既皆有所求纔不
應副一處必爲鄭國之禍觀後來事則可見宋樂氏
以清楯六十獻趙簡子范氏怒執宋之使終身不得
反以此事可見得六卿皆爭求所欲爲諸侯之禍唯
子產見微而知著所以不與宣子玉環者其說有二

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長以宣子求之鄭尚不與
則下於宣子者必不敢求矣此子產所以痛塞其端
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中尚知畏義略識道理猶
可以告語故子產知其必畏義而服必不爲鄭之禍
所以敢再三拒之借宣子以杜六卿誅求之心而宣
子果辭玉以此見得子產之處事凡百見微知著精
審詳密如此讀書者觀子產拒宣子之事無徒曰子
產能自立而已

鄭子來朝 十七年

鄭子來朝此一段見得周衰制度散亡於諸侯之國
中國已不能守先代典籍當時四夷尚有存者所以

郯子來朝魯人問官名於郯子郯子所言自黃帝而下以至歷代官制之沿革其本末皆備舉他就數代官制中惟是少昊之時郯子世守其祀所以其言最詳當時仲尼聞之見郯子請學官名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然則以此觀聖人之學一箇多識前言往行博學詳說雖夷狄之君尚虛心下問之然而又須要看聖人反約處聖人序書當時斷堯典自堯典以上有所不序說者以謂自堯典以上簡編散亡不可考也不專如此看少昊官名郯子所陳仲尼因而序之豈不可爲一編之書然而不敢序者以簡編失實所以不序看斷自堯典見聖人反約處何故自鴻荒以來歷代聖人相繼而作到堯始備繼之以舜方爲法於天下可傳後世此所以斷自堯典觀孔子學官名於郯子見聖人博學而詳說看孔子斷自堯典見聖人反說約處若不自一古考之無以知古之略今之詳合古今盡詳略然後可以繼爲萬世之法

周原伯魯不說學十八年

曹平公之喪諸侯大夫皆往會葬魯大夫往見周原伯魯原伯周之大夫也魯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告閔子馬閔子馬魯之賢者言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也蓋言公卿不說學必是一國

風俗皆不說學也想心面人此般說話多然後漸漬到大人夫人之不說學自不居位之人觀之無利害得失尚不能辨況周原伯是周之大夫方且戴於人慾之地見衆人不說學豈暇辨是非利害亦隨波逐流何故只緣他心無主唯其如此乃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若懷無學不害之心苟且因循虛歲愒日使人人皆懷此心自然下陵上替其能無亂乎夫無學殖也不學將落人於學問譬如植木須栽培灌溉天之於人降衷秉彝猶木之有根本也人之良心亦須是學問栽培所以能灌溉封植之苟根本失其灌溉封植則枝葉自然枯槁矣其理甚明此一段見得魯

一變至於道觀子馬之言見得當時魯之風俗尚有學問源流且如平公之葬諸侯大夫皆在其他人見周原伯不說學則以為常獨魯大夫見之則以為異而歸以告其國之賢者其他皆不以為事以此見學問源流漸染薰陶至於如此孔子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閔子馬在當時號為知學者看他此等言語非知道者不能道此其言近盲遠而有深意如說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這一句最有意其他人見原伯不說學只就一人身上看閔子馬因一人占得一國之風俗而能知其所自來是猶察瓶水之凍而知天下之寒善觀國者如此學者觀古今之

變時俗之遷亦當如此看若看一事止見得一事看一人止見得一人非所謂旁通倫類之學須當緣一人見一國風俗如閔子馬可也如言無學不害則苟而可此學問所以衰微處大抵君子之學本非是計校利害爲已而已纔計校利害便是爲人所以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之學者則知不可不學若計校利害之心生則可以無學所以言則苟而可大抵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亦人道也須天與人常相携持若曰苟而可或至於忘則人道亡矣下安得不陵上安得不替哉道之正統自堯舜之後孔子以前當春秋戰國之間班班亦可見蓋源流之不

一此乃道之大全正統也其他亦自相承接而不絕蓋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文武傳之周公至於春秋之際傳於孔子蓋數聖人得其道之正統固是大統如此全備若其間源流亦自相接雖數十年間亦未嘗間斷如商之時有遲任甘盤傅說如周之時有閔子馬皆源流相接使他無一箇正統相傳則閔子馬在春秋時何以能學問淵源漸染浸漬如此左氏所載當時人亦班班可見惟其源流皆相接不斷所以後來相繼亦有所因孔子言一變至於道者爲此

左氏傳說卷第十四

東萊呂祖謙伯恭

昭公

費無極言於楚子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 十九年

費無極欲譖太子建先言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王卒取之其後又言於楚子曰晉之霸也適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大抵小人情狀機械雖逾百年若合符節而同出於一轍驪姬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

五使二五耦譖太子申生與費無極同出於一謀驪
姬欲譖太子其初說獻公亦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
場無主則啓戎心使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主蒲與
屈足以威民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
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其言威民懼戎廣土闢地
之利誘獻公先是間疎其父子使出於外然後施其
計費無極譖太子建亦言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
是得天下亦是以廣土闢地之利誘楚平王亦是先
要間疎他父子其說同其術又同蓋驪姬賂二嬖五
先以開拓土地威民懼戎之說誘獻公故獻公使城
曲沃而太子出居之費無極今亦以通北方收南方
得天下之說誘平王故太子建出居城父以此知小
人之術雖曠百數年其機械陷穽同出一轍若合符
節然大抵父子之道天性也雖獻公平王之昏所謂
天性亦未盡泯滅如何遽然便間得盡蓋人之心有
內外天屬之愛內心也惟後來被小人以開拓土地
之說引誘他內心向外去流而忘反他外心日熾內
心日消使他裏面心都消盡故其父子自爲虎狼更
相戕賊然後讒間之計可行也學者看小人須看此
處方知小人骨髓夫降衷秉彝何嘗不善其良心或
至於戕賊到泯滅地位皆是被人物引其內心向外

去了夫豈獨父子之間爲然凡事皆然如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所謂内心學者不可不關防也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吳平王不許之 十九年

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平王初即位當時吳滅州來子旗請伐吳平王不許曰吾未撫吾民未可用兵到得即位五年之後却舉兵動衆逐城州來以挑吳而取之自形迹上論之平王初時即位尚新民情未安國勢未強其不許子旗之請未與吳校前之不伐是也其後五年城州來其意謂息民五年然後可以興兵動衆與吳爭州來而逐城之亦是也兩者皆是何沈尹戌乃知楚人必敗當時平王與左右自謂息民五年可以用兵學者觀此須知平王徒有息民之名而無息民之實平王所謂息民者止免用兵之役一件而已當時沈尹戌言今宫室無量民人日駭徒知息之於外而有以勞之於内勞役有甚於用兵便以爲息民了却不算内作許多宫室土木之工反過於用兵此其所以終於吳入郢而至於敗亡只緣平王錯認了息民之名而不究息民之實古之所謂息民者如晉悼公之施舍已責器用不作衣服從給當時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

他當時既息民於外然器用不作衣服從給亦何嘗勞民於內方可謂之息勞於內如何便認以爲息民後世姦臣之事君或十年或二三十年以息民爲言而緩於用兵者皆非其本心其實內之工役並興其作宮室臺榭修苑囿池沼其害反過於用兵如天寶之末是也此最不可不察

費無極言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

之 二十年

費無極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

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觀此一段見得當時楚平王信讒喜佞至於一箇世子之重爲讒人所搖遂逐太子國本傾覆可謂昏闇之至然而使奮揚執太子建揚導之使亡空身歸報以常理論之平王方信讒怒

太子奮揚縱太子使之亡以空身歸必蹈鼎鑊之禍
却陳一箇正義曰君王命臣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
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陳正義感悟
王慨然使歸從政如他日不特不罪亦不奪其祿位
以此一段事觀之似乎平王雖信讒聞正言法語其
心便開明何緣始怒終息便不罪揚若精微論之不
然不可謂平王開明蓋平王中無所主易爲人所移
易前此既被無極以讒佞之說所移易至於逐太子
是中無所主後來怒奮揚亦被揚以正言法語感動
便霽威息怒此二事雖不同極論精微皆中無所主
易爲人所移學者看此不可謂平王開明須看事雖

善惡不同心無所主一也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公遂出 二十年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 同上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及其衰也則自諸侯出又其衰也自陪臣出觀春秋時自可見得自平王失政諸侯交爭五霸迭興主盟諸夏此所謂自諸侯出也至於陽澤溴梁之會諸侯失政大夫主盟會之權而一時政令盡出於大夫諸侯皆不能制所謂自大夫出也至魯昭公之世大夫失政所謂自陪臣出觀衛靈公出奔一段則見得

自陪臣出之兆當時齊豹率大夫北宮喜之徒作亂逐靈公于外當時逐君是大夫到得靈公所以得歸乃齊氏之家臣渠子召北宮子同謀北宮氏之宰不與其謀乃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當時北宮子爲家臣所制俯首聽命之不暇看此一段便見得政不在大夫全在陪臣齊氏之亂大夫不能平其亂大夫爲亂家臣難不一時者皆北宮宰之力論事勢大夫爲亂家臣難不與而大權已在陪臣了後之學者看論語見陽虎專政以謂陪臣專政自陽虎始殊不知陽虎是後來事陪臣專政之兆乃在數十年之前已有北宮宰矣蓋北宮宰之事隱陽虎之事顯所以學者多捨北宮宰而惟陽虎之是責都不曾仔細考究大抵學者考書當如此考

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據亦同也 十年

焉得爲和

晏子立於齊景公之朝當時景公非不知尊信晏子言無不聽景公疾梁丘據裔款欲誅祝史以謝諸侯晏子諫以暴虐淫泆征斂無度宮室日更無道若此神怒民痛之所致罪不在祝史景公悟遂命有司薄斂已責非不尊信晏子之言如齊侯稱梁丘據與我和晏子又力辨和與同之異且斥據之諂諛是所謂同而非所謂和景公亦敬愛其言而受之不以爲忤

而據亦不能害晏子此可見尊信之實處又如孟子所載景公問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儛晏子引先王省耕省斂之制對之景公便出舍於郊興發補不足觀此三事則晏子之言景公無不聽從然以晏子輔景公而齊終不振以至於衰者何故蓋景公雖間有一二事上聽信晏子之言使民陰受其賜而却不知正其大綱不過一時間有一兩件事從他其大勢元不曾轉諂諛如梁丘據終其身而不能去強大如陳氏授之權而不能除以是知為國者既未能絕去小人之根本雖有一二事上從賢者之言無益也

宋華亥自入于南里以叛 二十二年

宋元公不能撫公族大臣遂有華向之亂當時華向之族皆出奔獨華費遂在宋費遂有子三人華登亡尚有華多僚華貙在而多僚與華貙相惡乃譖諸公貙將納亡人元公則曰司馬以吾故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元公此言已是而又為多僚出亡逃死之言轉移之公故召宜僚飲之酒使告司馬逐華貙貙之臣張匄聞逐貙與貙議使貙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匄欲殺多僚貙則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貙之此言亦是既而貙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匄

不勝其怒遂與貙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以此段論之大抵人初心之發未嘗不是惟其臨事移奪多不能保此心故其初雖是往往終入於不善使元公能保其初心不奪於多僚逃死之言華貙能保其初心不移於張匄遇多僚之際則宋亦安有此禍哉大抵欲驗人之良心須於其初心之發觀之此時未爲事物所移奪故初心之發即良心所在也華向之亂固元公不能撫存之罪然華氏之族兄弟亦自不相親睦多僚與貙兄弟也而更相戕害而又遇其君如此所以既出奔而復入爲亂幾亡宋國是雖元公之罪而華氏之族亦未能無罪也及華氏與公分國

而守翟僂新居于新里皖戰脫甲於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夫僂新居華氏之地而反助公戰姓居公之地而反助華氏戰當時彼此皆無猜嫌便見得此時淳古之風俗尚在春秋已後全無此風俗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以宋區區小國尚有此風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信有此事及赭丘之戰干犨華豹張匄同爲一車與公子城相遇城射豹殪又射匄殪是一車三人已死其二人矣而干犨方且請一矢以死城欲赦而用之犨則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此一段見得軍法精密處推此亦可見三代伍乘之制矣五人爲伍

七十二人爲乘伍死其伍乘死其乘則推而上之萬二千五百人之軍莫不皆相爲死則臨敵之際烏得有魚潰鳥散之患蓋春秋以前之戰殺人之少只緣伍乘之法不廢是伍乘乃軍法之根本也至後世伍乘之法既廢臨戰之際人各有心故有一戰而殺人不可勝計者如白起長平之戰死者四十萬人使當時伍乘之法尚存雖遇起亦不至殺人如此之多也

左氏傳說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五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昭公

魯人侵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婼初孫婼二十三年

魯人侵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婼初時晉使婼與邾大夫坐論曲直婼則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請以寡君之命介子服回當之既歷舉周制爲辭乃不果坐其後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欲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則去衆與兵而朝宣子悟士彌牟之言弗與乃館諸箕及范獻子欲求貨於叔孫使

以請冠爲名叔孫與之兩冠而不與貨到得申豐以貨如晉而叔孫又禁之使他不得行貨惟其如此所以卒免於難而魯亦免大國之討及其歸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觀叔孫處艱難險阻之際措置經畫纖悉曲折件件皆當故能不辱君命叔孫之能固可取也學者於叔孫之事但知叔孫處死生艱危之際如此以身衛社稷其所以能此者則有所自當究其源流蓋古之大臣有世職者必有家學當時魯三家叔出季處蓋魯之季世季氏掌國中之事叔孫氏則世掌四方之事凡魯之出使無非叔孫觀昭元年叔孫豹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此便見

叔孫氏世世專掌此職平日父詔其子兄詔其弟無不專講論此一事則當時纖悉曲折無不知之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言曰子常必亡郢

十三年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言曰子常必亡郢謂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囊瓦子囊之孫也當時子囊爲令尹襄十五年卒遺言令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以城祖之志而終其業何故當時深識遠慮之士便指以爲危亡之證蓋當時子囊建城郢之議時正是楚國之勢尊安閑暇時能爲預備之計此正是制治于未

亂保邦于未危到得囊瓦爲令尹時內有弱勢外逼
強吳則其城郢蓋不能與人校要得畏避退守爲自
固之地自郢之外有不暇及故城郢雖同事勢大異
天下之事固有事迹同而心甚異者不可不察也當
尊安之時城郢乃所以見其有備當畏縮之時城郢
其非危亡之證正如仁宗朝西夏內陵范文正公建
築都城之議當時斷國論者以不可示弱諍之亦沈
尹戌城郢之意也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二十四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疑其來殺
己乃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
而笑乃止前日奮然而前雖死不屈到得此恐士
彌牟來殺己反與家臣謀欲殺之前日直前不可少
屈之氣至此盡消索不見了以此知血氣把持終是
有衰時雖能勉強於前終不保其後易於後惟是集
義而生至於浩然之氣則終不可得變

昭子如宋逆女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二十五年

九月戊戌伐季氏

天下之事固有未爲之前而成敗可以先見者魯昭
公欲去季氏當時季氏專秉魯權已百餘年魯之失
政已四五世大抵欲去百餘年之強家巨室非其謀
之審重周密終不能成事觀昭子爲季平子逆女於

宋季公若從是時昭公已有逐季氏之謀雖其謀未
發然已可逆知其無成觀宋欲以女妻季平子平子
使昭子逆女公若於聘女之際已知其必逐季氏使
宋勿與女曰魯將逐之是昭公逐季氏之謀雖未發
而季氏之徒已洩於外國凡出師鄰國與夫除權臣
之謀不可三人共昭公欲逐震主之權臣與百餘年
之強家巨族其謀未發先使異國聞之其不審不密
可知夫謀既聞於外國平子豈不知其深謀固慮為
備必久看公若此一段凡與昭公謀者其病有二其
一曰踈其二曰易欲逐季氏謀未發而泄於外國其
踈可知逆料平子無能為而其謀不密則其易可知

有此二病安能成事觀昭公逐季氏本末考論其故
不惟君之謀不密當時之臣亦皆輕淺而無謀大抵
欲去百年之強室非其君剛明果斷沉幾先物終不
能成大事觀昭公逐季氏本末其謀却不出於昭公
都是羣臣湊合成此事蓋始者季氏與公若有怨又
與郈氏有怨又與臧昭伯有怨季氏與下面臣有怨
故皆欲逐季氏昭公始雖不信而終從之此是逐季
氏發源處舉如此大事本不出於人君之心却出於
下面嬖倖之人與左右二三大夫當時羣小挾私怨
而醞釀其謀昭公既自無謀如此安能成事觀其當
時聘女於宋鄰國已知了看他相與議論之際初昭

公憚季氏之強不從僚祖之言懼而不出數月不見
大凡惟口起羞出好興戎惟甲胄起戎投機之會間
不容髮當時欲逐季氏言一出於口却停待數月則
其謀如何不深其備如何不素季氏之為謀既深為
謀既素何故公遂入季氏之門季氏猶未覺此見季
氏機謀之深欲歸咎於昭公無弭昭公入來見得有
殺他之迹他却暢為不敢譁君之狀所以為後日文
過之地做一重籬障觀公之能入其門而不能登其
臺足見季氏之為備雖不見於外而備於內者有素
矣後來叔孫果來救他當時從昭公與謀之臣皆輕
戍實募謀獨子家羈深謀遠慮有臣如子家羈者乃不

能用此昭公之所以亡國季氏之勢所以不失學者
須看子家羈忠愛懇切似非春秋時人初公如晉女
叔齊言有子家羈不能用其言遂至聞於諸侯子家
不以昭公之不用而拳拳之忠常不已使昭公早從
他言不至逐於季氏子家初言讒臣以君僥倖不可
為蓋當時與公共謀之臣何嘗以祿去公室政在大
夫為念但以私怨相報耳昭公既無定志下面又無
誠心如何做得事成公是時不獨不從子家之諫而
反退之其拒之深矣自常人處之使子家忠誠不篤
則以為我已曾諫君君不聽我去之可也然子家方
且曰臣與聞命言若洩臣不獲死到後來猶入身荆

辣之中周旋其間昭公雖不從亦要分數救他此尤見其應變精密尚冀公之聽其言而消其禍患也此事第一着不能聽子家之言及季氏登臺請命傲然以爲得志而弗許請囚不許請亡不許請待罪不許昭公與羣臣之心自以爲唾手可取季氏子家羈又言於公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公又不聽此又見公與羣臣皆輕淺寡謀不知季氏登臺之請豈其誠心猶設檻穽以待公使過在公而不在已當時之臣不知季氏自有深謀獨子家識其姦使公當時能從子家之言則君臣之間其患猶未深此第二着不能聽子家之言及叔孫氏之臣司馬鬷戾救季氏伐

公徒果敗子家又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心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又不聽蓋子家慮事精當能料季氏終不敢成篡弒之事公上二着既已不能聽其言於此苟能聽其言季氏雖專權不到輕去其國次于陽州取笑於諸侯此是第三着不能聽子家之言三諫不從猶未已及公孫于齊齊侯請致于社公一聞之而喜便有安齊之意其輕淺可知子家又言天禄不在不如早之晉昭公全不能處事晉雖衰微猶爲盟主尚可號令諸侯而納公公不知齊侯無信而安於齊終不能求援於晉而晉亦得以爲辭此是第四着不從子家之言夫以子家之於昭公

言屢不聽而拳拳之忠愈不自已事無不諫慮無不
盡學者須子細看他本末便見子家之用心處

宋樂大心言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

使客二十五年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
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
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
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此一段當
時晉頃公會諸侯輸粟於周宋樂大心獨拒晉曰我
不輸粟我於周爲客如之何使客晉士伯責之曰自
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

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
不可乎引他許多從來舊例以責樂大心大心不敢
對受牒而退以此晉士伯能舉許多舊例故典以折
宋人可謂有專對之才大綱看左傳是如此然此一
事爲晉人惜惜乎晉人用得小了何故用得小了他
引舊事以責樂大心止能服大心而已所用小晉人
如能因此自反其益非細說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
不會而何盟之不同今於此不出粟必是我德澤不
及先公信義不如先公羣臣輯睦不如先公士卒訓
整不如先公宋所以敢如此前此恭命今爲跋扈晉
人反思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

今忽然如此我豈可不自反使其能如此則文公之霸業可復惜乎士伯引將來責大心使得小了此晉所以終於不霸也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左氏載仲尼之言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鄉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以左氏所載仲尼之言考之當是時春秋之末所謂周室法度尚在何故看晉文公之時唐叔所受法度本末都在有志王者之事用此法度尚可去維持與孟子時不同到孟子時班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時雖不同而萌芽端兆皆起於春秋時使諸侯常守周室之法度必可長久緣春秋諸侯國自爲政不用先王之法如魯之作丘甲用田賦如鄭之鑄刑書作丘賦如晉之鑄刑鼎舉三事論之當時諸國已自不用先王之法所謂先王之法不過藏之書府而已所以其漸到戰國之時敢去其籍大抵先王法度本末具在不可得而變然而立法之時所謂諸侯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當時文武成康分付諸侯雖數百年尚未嘗變無緣一次剪滅得非特先

王之意在而唐叔之法度亦在看仲尼言文公作執
秩之官爲被廬之法文公雖求近功要速效亦未能
全變到這裏方始敢變當其鄭鑄刑書之時晉叔向
詒書以責之叔向既以爲不然必
舉晉國之人亦以爲不然到十數年之後晉鑄刑鼎
蹈鄭之覆轍正緣老成先進都盡所以做亂法度事
使叔向在見他國鑄刑書尚且詒書以責之則晉有
所畏必不敢鑄刑鼎以此知爲國家者須有老成先
進必不到做壞法度事晉所以衰由老成先進皆亡
使叔向在何緣至此

左氏傳說卷第十六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二十六年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此命固是然後來季氏
之家臣申豐以貨如齊終能轉移伐魯之謀以此知
國家不可存小人之根小人之根正如人之有病根
外邪客氣乘他病處入來當齊君下令於國非不信
然而病根却在梁丘據上魯之家臣雖在千里之外
亦能逆知齊侯病根所在而投之毫髮不差唐時柳
子厚論梁丘據言能尊信晏子至與之作贊他當時

固有所激然亦不識他大姦所在亦不知晏子所以就他處晏子國之正人雖梁丘據欲效區區之小忠晏子何嘗肯附他所以每事指他情狀淺而論之固如此深而論之則不然以晏子之介亦自被他移換了雖其正色立朝介然自守梁丘據雖獻小忠施小惠晏子固不肯受他然與他不竝立之意思都慢了不過時時規正他梁丘據才調護得晏子無不兩立之意他於此可以立脚便是轉移得晏子處便是晏子就他處

晏子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諂 昭公二十六年

論路寢則曰在禮 同上

一言省刑踊貴優賤 昭公三年

不誅祝史厚斂困民 昭公二十年

齊之業固衰於景公然當時忠言讜論亦莫盛於景公看左氏所載晏子立齊之朝雖不兼政觀其前後獻忠如論踊貴優賤至於一言省刑如論不誅祝史如論厚斂困民如論省方觀民如論和同之說如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諂論路寢則曰在禮大抵左氏所載七八事忠言讜論如此之多何故不能救齊之衰亡且景公非不能聽信晏子之言看左氏載晏子之諫或曰公乃止或曰公曰善哉此類甚多如孟子所載晏子論巡狩述職景公大說又如論語所載景公

問政夫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曰善哉見得景公於忠言讜論未嘗不欣然領受而齊卒不振者蓋能聽而不能用也此所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大抵人君寧可不受忠言固執而至於忿激如此只是不受猶可望他有箇轉移道理至於知聽而不知用人君之大患正在此孔子是大聖人言語尚不能轉移景公之心況晏子學問力量視孔子不啻天淵如何移得景公之心以此知人君雖有寬容之量徒受直言而不能用之則國之廢興存亡正不在此

吳公子光弒其君僚二十七年

吳公子光弒其君僚考左氏所載本末公子光固不能無罪然吳王亦不知根本之虛因楚喪而伐楚親賢國之望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伐潛用兵於外而季子又使之聘于上國遂至于晉以觀諸侯之強弱一時親近之臣皆安頓在外故公子光得窺伺間隙得行其謀而作亂此見得吳王不知根本之虛處大抵爲國之根本莫大於親賢兩字有親則可以藩屏王室有賢則可以鎮重朝廷雖有姦賊不敢覬覦今則吳王親如掩餘燭庸賢如季子則使之出聘于外此公子光所以成篡弒之禍使數

子皆在王之左右安得至此公子光包藏禍心固已久矣至此方得逞其志大抵篡弑之臣乘閒投隙固不足論所可罪者吳子也向使他不知公子光之姦愈信他爲腹心如此則是不覺不悟不足深罪觀公子光伏甲享王之時吳王亦自知其謀觀其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之親當時設備如此其嚴然終不免於禍是明知其謀而明陷於禍吳王既明知他有篡弑之心須當兢兢業業遵養時晦於此上做工夫既不曾於此上做工夫而親信之臣如掩餘燭庸季子之徒不當使之在外數子既在外安得不致篡弑之禍以此觀之則罪不專在公子光實吳

王之罪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二十七年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爲鄢將師費無極所譖卒不免於禍以常情論之直而不和固招亢納禍之道今郤宛既直且和亦似乎剛柔相濟亦似乎得守身之道何故爲小人所譖終不免於禍此最當察大抵處無道之世讒邪在朝郤宛在下位迺得一國之情爲上下所喜自然招禍天下之人所以招悔尤之道有易察者有難察者若大剛不濟之以柔大柔不濟之以剛其爲招尤召禍却易察到得既直而和柔剛相濟只去身上看已自無病已自得處身之道以大

勢論之這箇病最難察蓋是郤宛已不識時了自以爲處身於無愧之地然而致亂自有一箇要領但看費無極譖郤宛這一段可見大抵君子小人固猶氷炭薰蕕不相同塗然既與他不相入雖有仇疾之心終不至於甚且如小人所貪者在權勢我不可貪權勢而與彼同塗小人所慕者利祿我不可慕利祿而與彼同塗我既不與小人同趨於權勢利祿他如何仇疾得我當是時令尹子常既秉楚國之政是權勢利祿樞要處看他無極欲譖郤宛時先謂郤宛曰令尹將飲酒於子氏宛言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費無極說令尹

如此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從而酬之雖是常事不知此正入無極機械所以得嗣進其說無極機械如此乃小人之常事然郤宛對無極之言如此便是親附子常之意子常好賄信讒是權勢利祿所聚之地而小人之所附爭趨者也使郤宛有高見遠識方無極說誘時正當如此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望望焉若將浼之方可郤宛不合有親附之意安得不被禍以郤宛得一國之情何故不免於禍只緣又却親附子常正與小人同塗行若果是明直君子必無親附小人之意郤宛以親附取死未足多恤若飲酒一段此是費無極設機穽

以陷人有不足論也

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 二十八年

晉自平公之後公室漸衰當時六卿分職叔向前日對晏子言所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所以扶持公室者剪滅殆盡到得祁氏羊舌氏之滅六卿之勢愈盛晉之亡證於此可見何故當襄公之前六卿雖已在列尚自有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分布于朝小大相維參錯其間所以雖有人專政亦不得逞至此互相吞併所存者止六卿而已其餘強家大族皆翦滅殆盡自然祿去公室此一段事左氏所載論

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及用十人爲大夫他謂與得其人爲獻子美事這只見得小節不得大體所在若以小節觀之一時分付得當固是可喜這只見一時事殊不知以大體而觀之則六卿分公室實自此始豈不大可憂學者考古論治須當自大體處看不可就小節上看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 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爲大夫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當時闇没女寬於從容飲食之間而能感悟獻子看他言語和易不迫自有感發人處前輩論之者多矣此一段尚見得三代之遺風又見得春秋之

時乃戰國之初大抵春秋之際堯舜禹湯文武典刑法度幾盡而僅存戰國秦漢風俗方生而未盛正是兩邊接頭處且論梗陽人之獄其大宗賂以女樂固見得鄭衛之聲起雅正之音絕是戰國秦漢起頭處兼行賂亦不是好事然行賂乃是大宗尚見得患難相恤之風先王五宗之法尚消磨未盡未至相視如路人此猶見是三代之遺意以此知當時若有聖賢出扶持之尚自有所因可復先王之舊不如後世聲消氣絶難整頓因此一事示可見得樂之變前此三代之衰雖有所謂淫樂如桑間濮上之音然當時尚未敢肆行不過是無道之君出來時暫如此後來便

自消亡且如桑紵之衰女樂淫邪之聲固已有之然亦未至於肆行蓋此時先王之正氣未衰雖欲恣爲之未可也此固不必於其善處觀之但即其不善處考之亦自可見且以春秋終始之變論之其始也楚是蠻夷之國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宮側振萬焉爲淫慝之事以行不正固不可言然而用萬舞之樂尚自存雅正之音使當時敢肆行淫樂子元用之必矣以此見春秋之正氣勝淫樂尚未敢放行到得後來鄭賂宋以淫樂之瞽師人歸女樂晉侯賜魏絳女樂二八是女樂尚用於當時之諸侯及其大宗以女樂賂魏子是淫聲已徧於天下矣雖梗陽人之

微亦或用之以此見春秋二百餘年之間而先王之
流風遺俗掃除盡矣

左氏傳說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昭公

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三十年

晉頃公之喪鄭游吉弔且送葬以一人兼二人之職
晉人所以責之當時觀子太叔對尚見得先王之制
士弔大夫送葬這箇三代典制天子須加一等後來
晉之喪事諸侯葬禮已過厚及周失政諸侯務所以
事天子者事晉了稍有所貶降晉人便責之然而觀
子太叔之對當時周室雖微天子有事諸侯皆往事
之雖不如事霸主之恭看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印

段實往以此觀靈王之時去靈者未遠周室有喪諸
侯大夫尚自往見得王室雖衰尚自間有相維持處
到得後來五霸盡了到七國不復有周固看許多制
度見孔孟之時不同孔子之時周雖衰天命未改先
王德澤尚在諸侯尚有尊王室之心孔子出來多說
尊王至作春秋以尊王爲本到孟子時分周爲東西
天命已改孟子出來勸諸侯以王者蓋緣時節大不
同了大抵後世不考其時節不同欲解說孟子不尊
王強取孟子一二事終不能勝議論者之口孔子時
尚可整頓天命未改孟子時不可扶持天命已去了
須如此看方公平

吳子問伍員以伐楚之策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
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
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如隋之平陳賀若弼以
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陳人以爲隋兵大
至急發兵爲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
不復設備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兵五百
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正是得伍員
多方以誤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之策伍
員之精於兵固不待論他說楚病源執政衆而乖莫

適任患而以爲敗亡之根本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
衆人扶持而後得立若各自彼此無人任國事何緣
能立得伍員之言甚的當大抵觀一國之興亡有樞
機關紐處楚之所以亡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其樞
機關紐在此雖以六千里無一箇擔當國事人安得
不亡然又須看其所以亡大抵公則一理私則萬殊
若人人同心戮力無緣得乖惟其各私其私互相忌
疾互相彼此所以衆而乖此推於彼甲推於乙各自
謀身而已楚之朝人臣非不衆國家無一人肯擔當
爲楚王者都不見爲鄰國者已見之此最可慮楚國
人臣雖衆都無人把國事爲已事最爲國之巨患人

主所當深憂

晉侯將以師納昭公范獻子受賂曰若召季孫
晉侯始者將以師納昭公范獻子受賂曰若召季孫
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
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看晉執政之臣如
此豈誠有納昭公之意不過爲盟主備禮做這一着
子家羈見得事勢如此本無公之心但是晉以方伯
欲爲具文備禮塞天下之議故慇懃勸昭公不就此
歸終身無歸期晉人謂我欲歸公公自不歸我責已
塞以子家羈之明豈不知昭公之歸季氏專權縱使
昭公歸國失權子家羈於是權輕重量事勢說公雖

不得好歸亦勝越在草莽從昭公之衆可謂不察事情看昭公之臣左右前後都是輕淺不察事情前此在國既如此今此在外又如此公不知季孫之召昇備禮反認做誠了靠之如泰山之重然而昭公有一子家羈不能用反聽從亡之言以此知昭公終始皆未盡善子家羈之謀雖無一中其忠誠懇切如此雖然看他心大抵觀古人事迹於事上看不足以知他心須平心看他心之所存以他迹考他心以所載考所不載以形見考所不形見而今只就形迹上看子家羈勸休伐季氏昭公不從所以出亡後來勸昭公歸昭公不從終不得歸若去形迹上看子家羈初勸休伐季氏不過鎮靜不生事及勸昭公歸不過包羞忍恥所遇事勢不同所以爲此謀殊不知子家之心不得已如此看他才識智慮使其不事昭公豈小安忍不犯強臣使其遇明君必能遵養時晦再振公室之權惟是昭公手段設施不得看子家羈爲昭公謀都是第七八着若子家羈之謀止於此大段失本意

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 三十二年

自王子朝之亂諸侯戍周到這裏敬王謀於晉爲之城成周當時人心未定所恃者城郭而已今范獻子魏獻子謀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他是晉秉政大臣自相謀如此以事

迹上看晉人合諸大夫以城成周定其高低厚薄以令諸侯似共王事以春秋之末晉之衰諸侯能如此已是間見之事看晉執政不要去述上看須看其執政之相謀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做此城成周一段事自此天子之事都不要去管他了這一段大段要看自周之衰五霸扶持王室固是無誠心欲借王室以求寵於諸侯何故到春秋之末雖五霸亦無尚有王澤未盡略知有王室在到得王澤欲盡僅有毫髮之存王不能因此振奮再張王室此一段事以略言之做一番便不管所以謀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晉一國之心如此若以天下大勢論見得周所以不復振處何故當時人心九分在私止有一分在王室以一分做十分事爲周城了事王室之心便亡蓋緣此一番用盡豈特范獻子魏獻子之過爲周王者所當增修國政保護愛養生起諸侯尊王之心反不審天下之大勢令城其城諸侯尊王室之心皆亡此周所以衰

定公

季孫言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

吾欲與之從政

魯昭公身沒於外季平子使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

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當昭公之時昭公與季平子相與如水火從昭公者是季氏之讎從季氏者是昭公之讎子家當時從昭公於外竭其股肱之力無所不至以人情常理論之從昭公則不得於季氏得於季氏則必不從於昭公子家既從昭公今季氏却反思其謀深中吾心要與之共國事須看子家羈何以得此於季氏這一事便見得子家平日忠信誠實雖居君臣如水火之際上則不見疑於昭公下則不見疑於季氏兩不相疑使昭公能盡心以聽子家羈其小則可調護季氏使不至於有跋扈之患其大則可以平季氏而復公室之權故其從昭公

淹恤在外許多年尚自兩邊無疑心未有謀不中者使其當時悉心聽之則君臣之間豈不可平惜乎有如此之人昭公不用都無所施大抵兩邊相疑中間最難爲人得那一邊人信這一邊人便不信兩邊人用此人以調和却至客死於外昭公之失自可知看子家羈所以去就之際所謂商之三臣自獻于先王亦是此心無愧於幽明叔孫自乾侯逆昭公之喪便見得子家外國之朝相避就而不見及至叔孫請見子家羈便辭以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這一段自常情論之不過說道不敢見恐

相見了難爲辭然其意也不止此夫子家羈所以不見叔孫正所以明大義昭公魯國之君淹恤在外十數年魯之臣子都無復君之心皆不知有君只以喪自外國歸魯國而無臣子如此以王法論之皆在可誅然則子家不見叔孫不是恐難爲辭正所以明人臣之大義子家子家既從昭公出自不當見昭公之讎季孫左右前後無非昭公之讎子家子正所以明大義叔孫既不得見子家羈叔孫受季氏之命至誠說與他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見得昭公之謀季氏公子宋元無預於其間所以季氏欲立之這一段是欲與子家商量同謀立君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這第二節是商量納從亡臣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這第三節致季孫慇懃之意他說季氏願與子家同爲政看叔孫傳季氏之言皆心腹之語以告子家如立君之大事欲與之同謀是果然信得子家過非子家忠信誠實何以至此觀子家之辭叔孫從容曲折有不盡之意看他說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且立君大事自有公論幽則有鬼神以至公之法論之不見叔孫乃是不與季氏之大者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這兩句

斷了若以禮貌從昭公出者無從君之誠心不得已而出若是誠心從君其義自不當與季氏同處子家自知去就之義所以說道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子家這幾句却是無愧於幽明觀子家言語人情大段合天理有一箇自獻于先王之心不共戴天之義當時昭公知我出今昭公雖死豈可背我之義固自當逃不與季氏同處這幾句最可以感發人處子家報此心於神明對此心於天地凡有血氣者無不感發當時若昭公許多人不都是至誠從昭公須有一半要歸一半不要歸一半是誠心從昭公一半是貌從昭公貌從者自可歸至誠

從者不當歸當時雖是一半貌從昭公何故從公者無一人肯歸皆是子家誠心感動有力皆有不共戴天義觀子家此言此心可以動天地感鬼神何況人之有血氣者乎今觀此言自有感動人之意大抵看子家羈之事須當子細玩味凡人材多隨風氣所降春秋風氣如此便有春秋人材戰國風氣如此便有戰國人材秦漢風氣如此便有秦漢人材世人莫不為風氣所移惟豪傑之士不為所移如子家羈雖在春秋喚做春秋人材不得如董仲舒雖在漢喚做漢人材不得如諸葛亮雖在蜀喚做蜀人材不得皆不為風氣所移學者深思反覆玩味則良心油然生矣

左氏傳說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八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定公

楚子常欲蔡唐二侯裘馬二年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四年

晉人假羽毛於鄭同上

祝佗言於蔡弘蔡將先衛同上

楚令尹子常以貪賄敗國之政爲一裘留蔡昭侯三年爲一馬留唐成公三年以一裘一馬之故淹留二國之君囚之至於三歲之久他使忿然有與楚必爭之意後來到吳入郢柏舉之敗楚國幾亡子常之罪

雖三尺之童亦知後世觀史冊者莫不知其然然而
病源不可不察大抵人心之所用有大有小若用大
可以經緯天地可以開物成務可以財成天地之道
若用小聲色玩好之間而已子常以一表一馬所以
前有危而不見後有患而不知心之用小如此學者
看此須察他用心在甚處唯復在仁義禮樂上唯復
在於狗馬玩好上則子常
此等事便漸漸做出來學者觀此不當徒罪子常須
自察其用心之大小蔡侯既被子常留之三年而歸
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誓
必報楚遂如晉是時晉雖無盟主之實其承襲世業

尚有盟主之虛名所以蔡侯赴愬于晉當時晉之不
爲盟主也久矣晉於此當因蔡之怒以奉王命會諸
侯之師以討楚城濮之功可以再興晉既不能與蔡救患方且求貨於蔡侯自此
晉失霸蔡被子常求貨無厭見晉尚稱霸主所以赴
愬今晉之執政又求貨於蔡侯是脫子常於楚又見
子常於晉他到這裏事窮計迫安得不歸命於吳吳
人從之卒敗楚於柏舉所以吳之勢自此強中國之
勢自此弱中國不如蠻夷何嘗是蠻夷之罪此一件
可見大抵中國與蠻夷君子之與小人國家之有權
臣常爲消長蠻夷盛則中國衰權臣強則王室弱且

如齊景公奢侈不能撫循其民故驅其民於陳氏且
如漢孔光董賢之徒為政不能撫循其民而歸之於
王氏蓋天下統一為之君者當撫循其民君不拯救
撫循非所以為君及至天下分裂撫循其民者當在
霸主霸主不能撫循其勢自然歸蠻夷此中國不如
蠻夷皆中國之過非蠻夷之過當時晉既不伐楚會
而歸自此失諸侯晉之失諸侯其小者如適來所論
其小者方且假羽毛於鄭鄭人貸之明日或施以會
然羽毛是王者之用鄭人僭用之故當明貴賤尊卑
之等證其罪不以其僭而不討反借之是與他共為
亂此見晉失諸侯處自城濮以來會盟先後固有定

秩所以欲長蔡侯於衛者非是晉人不知故事不識
先後之秩蓋以其不能舉兵為蔡討楚故欲以此留
蔡侯也及至衛祝佗陳成周之封制衛以德封蔡有
罪封其委付不同踐土之盟衛成公在夷叔其弟也
猶先在祝佗陳許多故事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
謀之乃長衛侯於盟非是晉人於城濮之故事不知
必待祝佗說方知蔡以急難憩晉晉不能為他舉兵
伐楚所以長蔡侯欲以虛禮留蔡侯其情却如此到
得祝佗言出先王之典踐土之故事晉人無辭以對
所以不得已從其舊當蔡之初忽然有與楚不俱存
之氣晉却不問他罪於楚區區以先後之小禮留蔡

所以棄晉即知天下事當從其大者若小者不用却
未見得害事釋其大者而用其小則事焉能濟今晉
釋其大者而不用故其
霸權所以移於吳矣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四年

吳之伐楚所以入郢幾滅楚論其源流固有自來自
子常爲令尹負冒信讒所以致敗所以速亡蓋自有說當吳
戰之日然當時所以致
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
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
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司馬說

令尹與之上下款吳人兵不能與戰司馬欲自後毀
舟表裏夾攻之當時司馬之謀要得子常禦吳人於
前司馬以奇兵繞出吳之後使子常聽之則伍員孫
武亦無應楚之策勝敗未可知然子常所以敗正緣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
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
濟漢而陳然所以喪師幾至亡國全在此子常平日
失人心國勢以危使其聽司馬之謀勝敗尚未可知
亦未至於亡國惟其私心疾忌謂楚惡己而好司馬
怕司馬有功不使之先戰所以敗子常於國家危如
累卵之時尚且忌賢疾能恐他人有功不恤國家之

安危此其所以亡大抵看古今亂亡之由無不由立
朝之臣以私忌克所以亡看史皇爲子常子必速戰
不然不免諷喻他這幾句楚安得不亡以此一段看
秦漢之後五代以前所以亡國同出一轍往往皆自
此忌心當時子常背司馬之約先戰屢戰屢敗至於
柏舉之戰楚師大敗子常奔鄭吳自此入郢當時史
皇獻謀不用以其乘廣死楚之幾亡生於楚人惡子
而好司馬之一言雖區區能死不過匹夫匹婦自經
於溝瀆之諒本不足論看史皇之言半正半邪初間
與子常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數句便是李林甫盧
杞一等人便是李林甫盧杞口裏說話子常欲奔史

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到得
子常不用他言出奔鄭他便自死於軍後面一段便
是張巡顏杲卿一等人便是張巡顏杲卿口裏說話
何故史皇之爲人半正半邪後面終至於自死者於
是知大段姦僞底人尚自知恥畏義這箇人平日不
會克私意於愛憎勝負之間消磨未盡前面敎子常
奪司馬之功致於亡楚看他後面死於軍本是一箇
知恥畏義底人緣他愛憎勝負之間不曾克私意論
其罪考其實與李林甫盧杞罪一等可爲學者深戒
何況未有史皇之畏義於愛憎勝負安得不十分消
磨學者須是切近看這般事方會長進

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　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友謂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　同上

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　同上

吳闔廬與子胥謀楚與士卒同甘苦服勤盡瘁所以能成功及既入郢之後志滿意得至於班處宮之際爭處令尹之宮其無統紀如此未幾復敗而楚再興大抵天下事居功持勝最難如唐莊宗夾河之戰擒王彥章之徒以服後梁其用兵二十年方能成功一旦入汴之後便放縱田獵所以執弓如杜元凱贊晉武吞吳之後不能保世之不亂以此知後面一段最

難然而當時吳之謀臣如子胥但做伐楚工夫不曾度闔廬之為人可以承當得這段事子胥之大缺處在此當時入郢之後若能誅其君弔其民若時雨降楚何緣得再興其實子胥專理會得前一段不曾去闔廬身上做工夫後來吳王夫差與子胥論曰其興也以此得之其亡也以此失之亦是他自悔之辭當時既入郢楚子自奔有郢吳既據楚之都當時楚已自亡了申包胥以匹夫再復楚之社稷且以吳兵之衆申包胥以恥然之力存楚於既亡之中何故此最要看伍員之與申包胥本是一等人志同道合皆豪傑之士不是碌碌底人伍員以父為楚所殺其亡也

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我子勉之子能
復之我必能興之當時二人相別已自說定於十餘
年之前如皐陶邁種德須種得深方始有力伍員便
有滅楚之念申包胥便有興楚之念伍員做滅楚工
夫申包胥做興楚工夫所以伍員養復楚之念十數
年其發時便能鞭平王之墓夫滅楚之社稷此不是
一日做成自一念之力養得十數年到這裏有力申
包胥養興楚之念亦得十數年其發時以匹夫之微
乞師於秦再興楚之社稷此亦不是一日做成自一
念之力養得十數年到這裏有力以此知古人在草
野之間所以相期如此做工夫又如此然其爲志雖

非居仁由義之志在當時可謂有志者如五代時李
穀與韓熙載友少時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事江南與
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
原見用取江南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
江南果如探囊中物韓熙載在江南並無所聞徒有
大言無實事然却不如此李穀遇周世宗之明所以
展盡底蘊便如子胥遇吳王闔廬所以報讎無不如
意到韓熙載在江南所事者李景閩弱之君安能用
他與申包胥自奮自奮者不同所以無聞不是大言乃是
李景不能用他何以見得韓熙載在江南終日嗜酒
猖狂不事事自是荒縱底人亦不見他胷中有處置

後見一兩處說景使熙載使於周是時太祖為殿前
太尉已識太祖於潛龍之中他豈是尋常人舉這一
件豈不做得李穀事正是李景不能用他所以自放
於酒不事事不可以成敗論人如此之類

左氏傳說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定公

六月季孫意如卒九月陽虎囚季桓子 五年

陽虎自平子疾專政及平子卒囚季桓子以陪臣之
微而秉一國之政論季氏是彊家大族在平子時親
逐君非不彊何故身死未幾便為陪臣據其家如此
之速固是說道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
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自陪臣出僭亂之萌既開彼
此相做天下之大勢都如此須又自就着實處看魯
之權所以在大夫者何故正緣有慶父襄仲之難所

殺者三君季友與季文子有定君之功自此專權因成弒君之亂此權所以在大夫季氏之權所以在陪臣何故蓋季平子所以能逐君外則諸侯從之內則國人服之豈平子一手一足所能自至皆是家臣彊悍勇知之人爲之爪牙搏擊於外乃可如陽虎者實宣力焉於是假借長養他惟恐他惡不彊但知崇奬他而不知其利在前其毒在後及昭公死定公立季氏長養容縱家臣之禍方出來蒲圃之亂幾亡其所以不亡者僅於一髮天下事利於一時之便其後未有不反爲所害者譬如要得放縱肆欲之人服丹藥相似後來血氣既衰未有不爲癰爲疽反以喪其軀者當時雖得他不義後來爲其不義所敗古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蓋爲此也

宋樂祁言諸侯惟我事晉　六年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住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寅曰必使子往子立後而行料得晉政多門必遇其禍樂祁用其言見溷而行及祁到晉果如陳寅之言爲范獻子所執終不得歸看這一段事當時陳寅之謀也自精密因此可論天下大勢考左氏所載本末可以觀春秋天下大勢若是桓文以前諸侯自相爲謀蓋當時之政自諸侯出故也之間皆諸侯多見於左氏所載凡見於征伐盟會

自雞澤溴梁之會大夫專盟全不見諸侯言語宋之一會多是趙武等說話大夫之事多見於傳蓋當時之政自大夫出故也及春秋末後一節陪臣執政如陽虎如仲梁懷如公山不狃如北宮氏之宰如樂祁之陳寅是時家臣事迹言語多見於傳蓋當時之政自陪臣出故也以三者觀天下大勢可見政在諸侯縱天子失權然猶自可政在大夫縱諸侯失權尚可整頓到得陪臣名字見於書傳當時大勢亦自可知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在春秋時號爲周禮盡在魯然而卿大夫羔鴈之制尚且不知因見晉師卯與大夫執羔執鴈尊卑之別方始知尚羔以此見當時先王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魯最秉周禮尚不知羔鴈之別必待見晉卿大夫執之方且一一修整舉此一條其他禮不備處多又以這一段推之當時春秋之末先王之禮散在天下無所統紀正合當收拾時節所以孔子出來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這時節正是道德仁義典章文物欲散盡了當時所謂典章文物之備無如魯魯尚不知先王之制其他可知孔子所以問官名於郯子問禮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

於老聃皆收拾天下之遺文逆典以示後世法然而
魯之禮當時是周公之所傳想見無所不備而卿大
夫所執正是帝王巡狩之禮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贄羔鴈正是卿大夫所執在虞則有五載一巡狩所
修在周則有十二年巡狩所修尊卑上下之分全在
玉帛采章以別等差魯所以不辨羔鴈亦是周之東
遷巡狩之禮久不講故也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
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
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家而代位八年
陽虎之亂當時國人皆聽命所以三家皆在其掌握

然而當時欲滅三家垂成而敗非是威力不足亦非
知謀不及看得本源他所以欲去三家其本心非是
欲張公室不過要得貪其祿位以亂易亂以此見季
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
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當時五人不過欲因
陽虎去三桓而代其位而已當時使陽虎之事成公
室未必張徒以亂易亂而已然陽虎所以不成亦是
當時家臣勢鈞力敵自足以相制所以當時享季氏
於蒲圃孟氏家臣公敛處父告孟孫先備陽虎陽虎
雖出奔三家雖脫陽虎之禍然而陪臣得志其權卒
未能收論來陽虎既出奔其權自當復歸於三家然

而卒不能收者蓋所以去陽虎非是三家之功乃是
資陪臣之力陪臣展轉竊位據權是去一陽虎又生
一陽虎凡事皆如此小人竊位據權亦未有不敗時
然其敗出於君子君子得志則公論便正出於小人
小人自相攻擊雖去一小人公室之權無緣得振正
如陽虎之亂相似若去形迹上看陽虎陽虎飛揚跋
扈及一旦去之却是公斂處父之謀陪臣之禍於此
方生且如漢弘恭石顯欲擅帝室之權蕭望之劉向
之徒或死或逐或不得志天下所憂成帝之時茅顯
之去論漢室之威權自合復振其所以不振者何故
蓋其所以去恭顯又不過一王鳳而已宦官既去又

戚又擅權此漢室所以不免於亡學者當論其勢須
看去小人者是誰去小人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 九年

陽虎既敗於魯自魯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家必取
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
將殺季孫以不利於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
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
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不
用其策觀這一段事以此知小人所以能入其君奮
其詐謀皆國無人故乘間伺隙所以得入當是時齊
雖衰尚有鮑文子年九十餘爲老成人在譬如人元

氣未盡外邪客氣尚擔當得去以此觀之重臣宿德於國家平居無事未見得力到得邪說將興小人將進變亂之際是時得一重臣宿德如砥柱之在中流優游謀畫變亂為治若使齊無鮑文子又被陽虎專政復蹈魯之覆轍幸有鮑文子在陽虎雖有詐謀要入不得所謂老成尚有典刑正為此及其奔晉晉無人所以有晉陽之危亦是用小人之過何故去齊入不得去晉入得當時齊有人晉無人故也

晉趙簡子盟衛侯于拔 八年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曰敵矣 九年

晉侯使涉佗成何辱衛侯當時為他深辱朝國人欲讓國慨然發憤以衛之小晉不能抗當時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以衆寡強弱論之晉車千乘衛車五百乘晉之師倍衛之師衛侯不度衆弱以一朝之忿招危取敗何故晉人望而避之不能與敵緣他當時慨然發憤立志得堅雖晉甲兵之多亦不能當以此觀之人不可不立志而避之更不敢與校衛侯既有此志故卿大夫有此

志士民亦有此志人皆有此志則人人皆是必死之
人十自可以擊百百自可以擊千何況衛車有晉車
之半晉人雖多安能當必死之人所以望而避之事
勢如此以此知天下事近而用兵大而脩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立志在先所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
志當時衛本是會齊齊克夷儀進軍干乘在中牟及
衛侯過中牟晉人不敢伐褚師圃且言齊師克城而
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果敗此
有志無志之辨初不在彊弱之間當時晉欲服衛緣
衛侯立志之堅屢加兵而不能服到這裏反畢辭問
衛所以叛之故衛人皆曰涉佗成何之辱晉人遂執
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趙簡子遂殺涉佗以謝
衛論當時所以辱衛侯非他本心乃是趙簡子之意
使非趙子使他誰敢辱衛侯涉佗成何承順簡子之
意至於挻衛侯之手其意謂簡子秉政當權奉迎簡
子以取敵而已到得衛既叛屢加兵不服是時秉政
亦是趙簡子反執涉佗殺之以謝罪於衛不知當時
二子所以無禮已實使之就簡子自身上論自古姦
雄賣人以自脫都如此自不足論姦雄一時使人爲
不義後來便賣人以自脫如司馬昭之於成濟朱溫
之於蔣元暉趙簡子之於涉佗成何皆是學者當深
戒然涉佗成何以匹夫之微而辱國君正是靠趙簡

子如山岳不知一旦事勢之變他人以義來責己道
理去不得爲涉佗者終不免於戮當此時雖趙簡子
亦末如之何矣以此知徒倚權臣爲事不顧義理之
所安者未有不反爲所害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輒帥賁人以襲魯十二年

賁公山不狃叔孫輒孔子爲政於魯墮三家都邑考當時本末自有次序
所謂三家兼魯國而有之已四五君矣仲尼驟得政
若驟墮三家都邑自常人論之必疑變不可知然考
當時事端初不發於仲尼乃仲由爲季氏宰發此議
又是三家自有此議後來論此却言仲尼不自爲謀

而三家萬一不從傷威損重不可復令魯國若使仲
由爲之從則公室之權自此振不從則不過不從家
臣之言仲尼之體貌未損魯國之威權未沮爲此論
者亦未免爲利害所奪亦未知聖人爲政夫子之得
邦家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
萬物覩仲尼在上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
感況仲由是勇銳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所以爲
墮都之議而叔孫氏季氏皆從墮郈與費此二人亦
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他自有所感動仲由特
發之耳然兩都既墮獨公斂處父負固而不服何故此
閉固難感者所以雖用兵未克如三苗逆命一般若

仲尼終爲政於魯則閉固者亦須服又將此事反覆論當時仲尼爲政公室之權雖未盡收已不見公室與三家之異昭公時三家與公室相爲仇讎到此能與三子入宮登臺當倉卒變亂之時敢如季氏之宮分明見得季氏與國同體了此見聖人感化之功如此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衞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　十二年

秋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同上

十二月趙鞅入于絳　同上

晉范氏中行氏與趙氏相攻觀始者作亂之由與後來范中行氏之所以敗趙鞅之所以再入看此曲折斷之一言不過私之一字爲致亂之由當時趙鞅欲邯鄲午歸衞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緣此作亂范氏助他所以致亂之由只緣趙氏豐植其私欲私邑彊大到得范中行氏所以援邯鄲午亦非有公心正緣午是荀寅之甥荀寅又是范吉射之姻親黨更相助到得趙鞅奔晉陽後來韓簡子之徒言於公欲逐荀寅范吉射之徒亦非是正國家之刑其端亦私意乃欲以私愛立梁嬰父爲卿故欲逐范氏伐其位韓簡子亦與中行文子相惡欲乘間逐之范氏助私黨韓氏報私怒外面若欲振綱紀其實是

私以此知晉室之亂舉六卿雖或勝或負或存或亡通是一箇私意為國盡皆私意無一人為公晉安得不亡

子貢見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皆知其死亡旣而果然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左氏雖近然未入聖人之門庭觀其所載多是變移了意不得其眞與論語所載大段不同惟此一段獨得其眞仲尼此言乃是深警省子貢處前此初入聖門專恃智辨只去人上做工夫如方人如看二君死亡皆是億則屢中皆是恣滿意得之時到此若非聖人有以警省他子貢點檢已分工夫都無專去人上做工夫了正當驕大矜揚之際却與他萬鈞之石壓倒了許多意見所以後來說紂之不善其忠厚意思與前日方逆料二君死分明是兩箇人何故正如病作而投與藥

左氏傳說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二十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定公

於越敗吳于檇李 十四年

吳與越戰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到此吳方爲越所敗闔廬傷而死吳之陳所以如此整乃當時申公巫臣孫武之餘教何故他當時適

吳舍偏兩之卒於吳教他伍乘之法後來又從孫武
教宮人戰陳斬其犯命者則陳法吳人講之精雖闔
廬末年尚承餘教遺習以越之剽悍輕易猶畏而不
敢前以此知用兵不可無法制何故越出其計變吳
人耳目終爲所敗蓋兵有正有奇正則可效奇則不
可效所謂行列卒伍分布之法固可傳得千變萬化
移換耳目則不可教若使巫臣孫武在則次不到陳
亂地位既無巫臣孫武之臣徒守巫臣孫武之法便
到敗處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傳者有不可傳者闔廬
既敗死其子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
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其復讎之志甚堅惟其立

志之堅所以幾滅越國後來何故爲句踐甘言重幣
所誘聽太宰嚭讒臣之說志滿意得終爲越滅若以
常理論之坐薪嘗膽之時爲之則易志滿意得之時
持之甚難然觀夫差本源發處其志已不全了所以
常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已是常要人喚省他使其
志堅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濕如江河之不可轉移
則復讎之念豈有間斷今必待人提起他意思則知
他當時工夫已自有間斷隔絕處了所以終至於志
滿意得爲越所滅學者觀此事最當警戒今學者能
親直諒之友朝夕警省亦是大段有志之人然而須
以夫差事自警戒見得人終靠不得志滿意得地位

便自見學者做工夫須到不待人地位方堅固

衰公

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乃背晉奸宋 七年

宋公伐曹將還子肥殿曹人詬之公怒遂滅

曹 八年

宋之入曹當時本出他無意因曹人詬辱子肥宋公怒遂反既還之師以滅曹觀滅曹甚易必是曹大段無政無備不然人如何無意偶然去滅他得考當時曹之見滅任公孫彊為政方欲圖霸背晉奸宋築伍邑于郊當時公孫彊與曹伯論霸大如晉尚且背之近如宋尚且奸之正是用武時節不為無備何故忽然滅得大抵天下事若是根本已虛則禍釁之發不必作意為之雖偶然小小變故皆足以為禍當時曹伯與公孫彊為政以小國單弱之衆外則用兵於諸侯內則興土功民心已離了正如元氣虛羸人不須十分病可以致死雖一飲一食一起一居間稍將攝不到便足以致死國家到得根本民心已離雖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足恃以此知古先聖王所以培養根本者以此

齊師伐魯舟求為季氏謀一子守二子從季

孫曰不能 十一年

魯衰公時不特魯國勢衰到此三家之勢亦衰孔子

所謂祿之去公室三桓之子孫微矣正是三家衰時節始者三家之彊同心併力以弱公室相救如左右手到得中間雖有間隙然急難之際尚爲一體如昭公伐季氏時叔孫氏實救之陽虎欲殺季桓子孟孫氏實救之到得衰公之世二家各自爲政都不相應及齊師伐魯當時冉求爲季氏謀言以一子守二子從季氏則以其力之不足以使叔孟二子冉求又欲使之居封疆之間季孫又以冉求之言告二子二子不可到此雖當患難之際皆不同休戚了所以齊師得至其城下冉求又畫背城而戰之策論來此是下策了到此孟孫叔孫尚不肯向前同出力直待冉求激武叔了方退而蒐乘豈惟魯之勢衰三家之勢到此亦衰蓋齊師至其城下論來正同舟遇風胡越相救之時他尚未肯向前看此一段魯之國勢如此衰固是可慮三家之勢如此衰却自可喜故此却是轉移時節曾自此若無所作爲因循拱手待之則魯之國勢固與三家之勢俱至於削亡若能用君子因三家之離心以收公室之權則亦尚可整頓在何故却子而不能用也三家如此離心論來齊師至城自合便趨於亡然猶能粗支持者則又出於孔子之徒初間是冉求迂回委曲畫數策得三家出師後來又得

冉有用矛以入齊師及樊遲爲右所以能退齊師而
魯之社稷未即泯滅者皆孔子之徒之力也當時孔
子既不用於魯孔子之徒亦不爲魯用尚餘二三人
仕於魯可以退彊敵存危邦以此知君子初不負人
之用

伍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十
一年

伍子胥以忠諫爲夫差所殺夫差失道固不足論若
論子胥之死亦自有可愧處子胥奔吳轉佐闔廬吳
自此大論子胥之於吳爲宗臣當與吳俱存亡到得
夫差無道子胥極力忠諫奮不顧身以此而死固無
悅然當時子胥死却不然當時子胥出使見夫差無
道屬其子於鮑氏以爲後計此心全不是公以私心
間雜於其間既是爲吳宗臣吳存則俱存吳死則俱
死却愛其子要使宗祀有主其意以謂已事吳固當
以諫死而子嗣先世不可便絕所以屬之鮑氏而之
他國使宗祀不殞他當時未必自把做私心看自以
爲兩下都安排得好不知纔顧慮便是私心了然看
子胥之所以死本不由於忠諫正緣他有二心以此
而死豈不有愧然則爲子胥計當如何使子胥當時
事吳初不爲吳宗臣則二諫不聽去之可也今既受
闔廬之托自當與國存亡更無顧慮若能以此處心

雖進之比于之徒可也今以此而死與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大段不同

孔文子將攻大叔仲尼對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十一年

左氏於定哀之間載孔子事甚多其間皆傳聞之失實此以知左氏本不曾登聖門使其得與聞孔子警欹之末則必不如是之訛錯觀其載孔子對孔文子一段事正是左氏不曾登聖人之門分明證據蓋左氏載孔子答孔文子之辭與論語載衛靈公問陳孔子之對一般若是對兩人之問無緣句句相似蓋當時本是一事唯弟子得其眞故言衛靈公左氏不曾

登聖門故以孔文子載之舉此一事則其他皆可知

越子伐吳為二隊十三年

越之謀吳自哀公元年勾踐棲於會稽自此便做謀吳工夫其次第機謀甚密當時有大夫種范蠡深於知兵始者事吳皆如臣妾到得吳伐齊率其衆早身以朝蓋欲以此驕吳之心使皆無後顧之患一意從事於中原到得十三年夫差空國盡出以爭諸侯爲黃池之會正是可乘之機越王於此方出兵伐吳蓋吳腹心臣既死又空國出在外所以守國者皆庸人此越所以沿吳之師其戰亦有本末當時所謂信臣精卒悉皆在外所與抗越師者不過太子友王孫彌

庸之徒皆羸弱不足勝之人然初間與越戰彌庸尚且獲疇無餘王子地獲疆陽如何能以羸弱之兵勝越養鋒銳之師蓋此正是兵法示之以不能先與他一敗所以驕吳人到得越全師至果然大敗吳師入吳他當時分兵爲兩道所謂越子全師是一道疇無餘疆陽所將皆寡弱之師委之於敵此有兩意一是驕吳人之心一是吳人敗越羸弱之師其兵已困及全師至所以不能敵然越既入吳國何故不盡滅必先退而後復滅之蓋當時越入吳不過能勝羸弱不足勝之人精銳之卒隨吳王在外者尚多若便滅吳吳王之歸雖無道若收合餘燼以戰却自未可必

故越之退所以嘗試吳王若吳王經此大變側身修行吳如何便滅得惟其經大變而不以爲事遂一舉而滅之此是大夫種范蠡之深謀

陳恒執公于舒州 十四年

齊陳氏之亂始於景公而成於簡公自子雅子尾相繼而沒陳氏已竊其柄後來景公嫡庶不明陳氏又專立君之功封殖至簡公時陳氏之勢已成簡公却欲闕止爲政所謂闕止初非深識遠慮之人不過當時從陽生有道路之勞因此得寵是左右近習之人而已看他所以謀陳氏甚疎淺而無術所謂陳豹乃陳氏宗人當時要謀百年深根固蒂之族深慮遠謀

猶恐不濟今見他宗人略可喜便以本謀告之謂欲盡逐陳氏而立女其輕淺無謀可見此所以殺其身陳以此而興齊以此而亡然以事勢論陳氏當時尚有可圖之理闞止是左右近習之人驟使爲政尚能分陳氏之權觀陳成子憚他可見此與魯昭公欲逐季氏不同當時盡收一國之權人誰間得他若陳氏則不然觀諸御鞅言於公則曰陳闞不可並君其擇焉闞止小人固不足道然擇用之權猶在齊侯當時若得深識遠慮之士豈無可圖之理唐文宗時宦官日盛當時用訓注宦官猶自稽首迎拜尚自畏宰相在然所以致甘露之禍正緣注淺無謀陳氏尚有可

圖緣用闞止所以成陳氏之勢宦官尚可圖緣用訓注所以遂成宦官之勢圖之不可不審如此考當時禍端却起於陳豹陳豹當時欲使公孫言已要事闞止公孫所薦陳豹之辭乃云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以此事論之公孫之薦所謂謀而不忠持兩端之說若以正理論他却是反覆傾險之人固不當薦雖知他不當薦又恐違他人情不得不薦他所以又曰吾憚其爲人故緩告此二句使我知他難保持兩端使他自擇當時使全遮護他專說陳豹之美此猶可恕今既知其如此而持兩端之說他日陳豹敗時以

爲我曾說了罪不在我此其人深可誅

宋向雕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雕奔衛十四年

向雕自有寵其跋扈難制至於有殺君之謀要得享宋公而殺之宋公先知之與左師謀伐向雕向雕戰不勝遂入曹叛繼宋圍曹要執曹子弟以自固雕不可民叛之此事始末大槩如此然此事尚多可論者向雕自宋公封殖長養非一日前此奪馬請行哭之目腫其崇奬他可見大凡人君之養臣須養之以道若縱以奢侈崇奬他到奢侈之極他自然是不奪不厭其勢不至於殺君不已他當時要設享召公以日

中爲期宋公偶先知之與皇野謀召左氏同發兵看此尚有周制在其大者且論發兵當時與司馬謀既定司馬却請瑞蓋當時兵雖掌於司馬必請瑞而後敢發以此知周之制度兵雖散在鄉遂與鄉大夫之家固各有主掌非得君之符節則不敢發此其大者若論其小者當時司馬詐君命召左師來却言迹人來告今官載周禮掌山澤之事以此知周之官制尚見於周之末當時要攻向氏其父兄故臣皆曰不可其新臣却聽命是何故蓋父兄故臣家世仕於桓氏漸染其惡但知有臣而不知有君故不肯攻新臣是新仕於他尚漸染未慣略知君臣之義所以君子居

必擇鄉游必就士正怕漸染深了向雖既入曹他所以質民乃却言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遂舍之何故一二日之間其心便不同前日犯弒君之大惡而不顧今則却爲恐斂怨於民寧是出奔此見得姦雄之人最能擇利害處前次在國秉大政事成則享大利所以寧負惡名而不恤今則退保一邑已不能與一國抗恐徒然斂怨於民所以先做活路出去此非他能遷善改過却是他最能擇利害處左氏載司馬牛一段事甚詳觀他當時顛沛造次皆不失義自向雖未出亡時故嘗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他已知有他日之禍其既亡宋公初未嘗逐司馬牛他已先出奔蓋謂兄弟既有謀逆之惡則已亦不當處此國遂適齊而向雖亦奔齊爲卿司馬牛致其邑示不與他同政大凡人激昂爲義第一次尚易若至于再至于三屢經顛挫而不悔非學力不能司馬牛亦是在孔門曾經做工夫了所以能如此

楚子西召子木之子勝爲白公葉公言無乃害乎弗從秋果殺子西　十六年

楚子西召白公所以致亂之由亦當深考當時既不聽葉公之諫召白公使處邊境子西既不信葉公能委任白公亦得蓋知他是素剛底人凡事能殺其怒使不至於甚亦無緣作亂他使者請伐鄭欲報父讎

子西許之不起師及晉人伐鄭子西反救鄭凡事都
激他怒所以速成他殺子西之謀他當時厲劒欲殺
子西他直言告子期之子平子西聞得恬不爲怪反
以爲白公必不至此正緣輕忽他過了所以致亂大
凡人心所信固有邪正不同若不信正人則信邪人
必篤何故他心在這一邊今子西既不聽信葉公之
言何故於白公又不篤蓋天下事不可以等閑看了
當時子西存楚於既亡之餘負如此大功遂於天下
之事皆以等閑處之所以葉公白公兩無所信殊不
知他日之禍又發於前日之所謂等閑視之者古今
人於志得意滿之後皆不能保蓋爲此當時白公與

石乞謀不過欲得五百人尚不能辦子西以堂堂楚
國之衆若欲敵他甚易正緣把做等閑看了

越滅吳 二十二年

越之伐吳始也因吳人爲黃池之會乘其虛以入其
國自太子以下皆見執其再也以三軍潛涉敗吳及
其三也以二十年方圍吳夫越已三加師於吳方能
圍吳之國論來夫差自黃池之會以前勞民力肆彊
暴其國根本虛了到得歸自會則已爲越所入覆其
根本何故又須到三加兵方能圍吳到此已二十年
了而師在吳城下又且兩年方能滅人之國何故只
緣他基業厚了吳自巫臣教戰法自諸樊以至闔廬

撫循其民從事於耕戰甚久雖夫差二十年戕賊其
本根勾踐二十年養成兵力也須用二十年工夫觀
越三師於吳在吳城下又兩年方能入其國以此知
非二十年工夫也不能克以此見古人立國其根本
之固皆如此若後世則不然秦并吞六國全有天下
其基業非不壯然陳勝劉項一呼不一二年便滅秦
隋并吞南北兼有天下却到李王劉唐一起三兩年
便滅隋所以如此正緣無根本了大抵觀人之國惟
於國勢危亡時方見得根本厚薄譬如兩人同受病
固是必死之病然一人元氣盛其死必緩一人元氣
弱其死必速

晉荀瑤伐齊言何必卜二十三年

晉荀瑤伐鄭齊陳成子救之二十七年

晉荀瑤圍鄭門于桔柣之門同上

知伯以貪與驕亡其族爲韓魏趙所分然知伯所以
亡非委靡之故乃是才能知勇過人伐齊之事是知
伯始見於傳他出來做第一件事觀當時伐齊之由
見齊師馬駭知齊人之謀長武子請卜却之卒敗齊
師他初爲政小試之勇便能擺堂堂之大國殊不知
此一戰正是他覆亡根本之使他所謂恃其智勇固
是本末如此然自輕而重自淺而深却自因有功了
漸漸去看他前面却長武子請卜一段自是輕敵寡

謀然猶自近傍正理言語有次序自此一戰既勝之後言語略無倫理至於後來二十七年伐鄭齊陳氏救鄭他所以告陳氏之辭都無道理了所以成子亦知其不能久陳爲楚滅與鄭元無相干晉用兵本是報怨與救陳亦無相干他到此大言略無道理如此用之於彊國看他此後與向來請卜之辭大段不同他非病狂喪心下視一時人敢爲無稽之言以陵跨驕鑠人蓋到此漸漸滿了及後來悼之四年晉又圍鄭知伯門于桔柣之門使趙襄子直入門去知伯與趙襄子本並列爲卿今乃頤指氣使役以一卒之事此全不近道理了蓋驕縱漸長正緣知伯勇悍所至有功所以湊成他到得全不近道理地位看他事一段深一段觀趙襄子對知伯以爲主在此知伯乃言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此全是以醜言詆他趙襄子以爲能忍恥庶無害趙詳觀左氏記此數句甚有意若略看時只說道襄子能忍恥左氏之意不專在此下又言知伯不悛一句可見蓋當時知氏趙氏並無彊家橫勢相與低昂趙襄子由是忌知伯若是有謀人到此須自修省知伯全不以爲事所以至於亡左氏之意蓋如此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　二十四年

哀公欲立嬖妾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

問故無之乃以禮對此見得魯秉周禮他宗人尚能執禮如此固是秉周禮然以是仲尼風化所及且以立夫人一事論之仲子是妾天王歸其賵則因以仲子爲夫人矣成風是妾僖公以所生之故尊爲夫人當時之宗人初不曾諫以此見仲尼風化所及若就宗人論之如前此夏父弗忌爲宗伯躋臣於君所謂宗伯豈能守禮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其風化之餘者可尚見當整頓禮之初見於宗人能守當整頓樂之初見於大師摯之適齊惟夫聖人一振禮樂雖賤有司亦能守如此使自爲政則三年有成信何難者

中行文子告陳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 二十七年

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齊高彊言三折肱知爲良醫 定十三年

中行文子既爲晉所逐出奔於齊到得齊與晉師相持所謂中行文子告成子欲以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陳成子以其與晉有謀他方悟而有始衰終之說學者最當深察此天下一事一物皆有始衰終若看得始不見得衰若見得終不見得始皆是見理不盡若中行子在晉豈能察始衰終之理蓋其在困亡患難之中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所以言吾乃今之

所以云觀吾今知之語則知文子自出奔之後方纔講論到此以此知患難進人如此且如晉中氏之亂齊高彊在晉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高言三折肱知爲良醫亦是經患難後方見得如此

左氏傳說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